

814

T4.2

心

文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33233

856.908  
10400  
24

心

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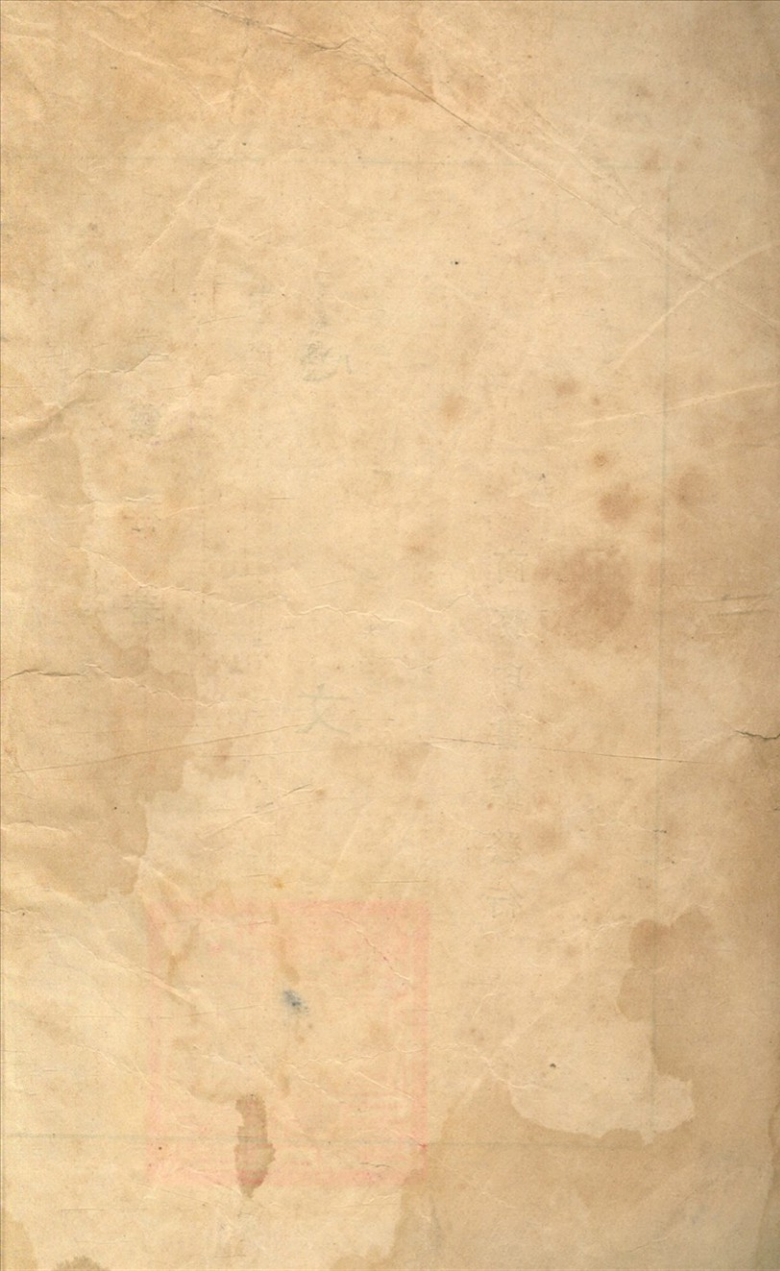
存

著

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次

- 朱胡序……………一
- 自序……………一
- 一 歐行後之感想……………一
- 二 旅京所見……………五
- 三 勵儉會……………八
- 四 中日親善……………一三
- 五 反教運動……………一五
- 六 英雄末路……………一八
- 七 社會生活現狀……………二二
- 八 太過與不及之罪惡……………三三

- 九 爲北京兵災告友邦人……………三七
- 十 平……………四〇
- 十一 文乎藝乎……………四七
- 十二 何謂教育方針……………五七
- 十三 成功之道何在……………六三
- 十四 華人自辦事業之成績如何……………六七
- 十五 誰之過歟……………七四
- 十六 旅行中之人我觀……………七九
- 十七 巨頭有巨手方能救國……………九二
- 十八 意見一致……………九五
- 十九 殺或不殺……………一〇一
- 二十 勤勞與逸伴……………一〇二



5310 T4  
朱胡序

露存女士。原籍波蘭。長學法國。曾入巴黎大學。專攻植物學。而天性則近文學。精通英法俄德諸國語。自適吾邑華通齋先生。卽來中國。於今十有五稔矣。生子女各一。視吾國如其母國。其關心於吾民之痛癢。與憂世憤俗之慨。殊不亞於吾人。其對於吾國政教風俗人情心理之觀念與議論。則以其幼年在另一環境所受之影響。反較吾人爲公允透切。予於今春始識之。聆其言論。觀其著作。不禁爲吾女界喜。何則。大陸沉沉。民智闇昧。女子之能執筆著述者。寥如晨星。加以家庭子女之累。及社會上各種之要求。其能萃精會神。專以文字應世者。尙無其人。有之。自女士始。女士雖非華產。然其心思才力。固已早貢獻於吾社會矣。然則凡生於斯長於斯之中華女子。見此勤奮女子。或可少自暴殄。多自振作。以脫斯民於厄。而增祖國之光乎。夫天之生材。各有其用。中國貧弱已極。凡爲國民。無論男女。皆當勿計成敗。努力於其所長以救國。如女士者。誠可爲模範矣。予以是爲女界喜。並爲女士賀。

十五年五月十日朱胡彬夏





# 自序

予投身來華。思以學校所得之智識。供獻於此維新之舊國。自西徂東。從我良人。抱此決心。初履此第二祖國。滿腔熱誠。爲友述所願。此友父爲法籍。母爲華籍。生於華學於法。長於華。固亦不欲虛生於世者也。

友云。余之初願與君同。曾幾何時。灰心掃興。中國社會。爲善則一無所成。爲惡則無所不成。不爲善乃能不得惡報。君有決心。惟有慮君之無成而已。予曰。否。否。成敗無常。人當有奮鬥之恆心。予二人各執一是。孰是孰非。請覘諸後日。

果也。年復一年。予之所期。如落花流水。迄無結果。退而思之。効力於社會。原有言與行之二途。行之効近。不如言之而効可較遠。言之足以動人者。莫如小說。先著女博士一書。次著戀愛與義務。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二書並用華英文分刊。既受讀者歡迎。方欲以第三書酬世。轉念以文字効力於社會。又有虛與實之兩途。小說書中之事蹟。多屬虛構。虛與實並行。收効或可更廣。實者何。就眼

工人僂腰逡巡。朦朧半醒。而號稱中級優秀人士。向午尙不出門。至所謂上流高級人士。直是俾晝作夜。生活於燈光之下而已。今也不然。平旦蕭晨。街市之行人甚衆。信步赴工之人。比比皆是。兒童羣趨向學。校所極多。日校也。夜校也。戲劇學校也。音樂學校也。種類繁夥。不可縷述。俱樂部亦甚多。工人俱樂部也。學者俱樂部也。兒童俱樂部也。滿街遍巷。不可勝計。且俱樂部內。往往張貼格言。如所謂羣策羣力。秩序即進步等語。多屬淬勵人心之辭。人羣之中。得意者極衆。失意者亦不少。最失意者爲貴族命婦。大家閨秀者流。蓋曩日但知晏安逸樂者。今爲環境所迫。不得不如尋常人之躬事工作矣。

歐洲城廂市鎮。無處不有公園。星期日各園皆有人滿之患。蓋公園者。因公衆每星期內有六天勤勞之日。故星期日以公園爲舒情散步之地也。城郊鄉鎮。公園亦甚多。星期日村民麇集。嘯傲遊戲。樂此一日。尤以兒童爲最多。羣稚蒼聚。連合成組。共同嬉戲。爲父母者。或交手隨行。或屹足翹瞻。歐洲人視此類逍遙爲人生要着。蓋人類社交。以此爲起源也。我國城廂之有公園者。十不得一。遑論鄉鎮。北京有一中央公園。游人似較他處爲多。但與歐園比。則瞠乎在後。兒童尤爲少見。一若兒童



無須乎呼吸新鮮空氣者。中國兒童之母。大都消磨光陰於麻雀一物。詎復有閒情餘晷照管其兒女乎。中國地土極善。兒童初生。類皆雄健。然至長大成人。則一一變強爲弱。歐洲却反是。余昔日在歐所見良朋家之兒女。少時孱弱多病。此次重復相見。則皆爲魁梧之雄男子及美婦人矣。中國人種。較歐洲人種壯健。所憾者。小兒未受完善之撫育耳。其咎誰屬。屬於爲母者。號稱巨室世家之太太奶奶。十之八九以麻雀爲日課。維日不足。繼之以夜。甚或通宵達旦。如之何能夙興以監視其兒童。照料其兒童乎。夫撫育兒童。晨夕皆不可忽。日中飲食如何。行動如何。夜分睡眠如何。呼吸如何。皆當一一偵察之。往往有隱抱小恙。而照常出外遊戲或入校者。易治之小恙。變成不起之大疾。此皆爲母者之咎也。我國成人。弱者較歐人爲衆。而死亡率亦較多。爲母者似不能辭其咎。余爲此言。非謂歐婦皆優於華婦。但平均計算。則歐婦之撫養兒童。整理家務。實較勝於華婦耳。凡吾所謂歐人。非指在華之歐人而言。彼輩爲華俗所薰染。多已失其本來面目。至於華俗中之一二優點。彼却茫然不知焉。

余此次居歐不及一年。而回至中國。見乞丐之多。倍於年前。洋車夫之生活。視前亦益艱苦。獨有一

種事物則蒸蒸之勢。一日千里。其物維何。紙烟是耳。其事維何。烟店是耳。歐洲社會。非無吸烟之人。但較之華人則相形見少。歐洲繁華之城。莫過於巴黎。然此都市中。紙烟之販賣。僅爲油酒商之附屬事業。其專售紙烟之店。則鮮睹焉。若夫中國。則專售紙烟之大店小舖。幾有滿街遍巷之勢。余離國未滿一年。但就北京一隅而言。紙烟店舖增加之數。視他項商業店舖倒閉之數爲數倍。肩紅掌綠。打鑼擊鼓之售烟兒童。幾於觸目皆是。斯真我國之怪象也。歐西商業之繁盛。數百倍於中國。而烟商獨少。中國商業之衰敝。數百倍於歐西。而烟商轉多。余某日在一戲園之中。默計千人之中。僅有吸烟者六人。中國戲園中。則幾有無人不吸之象。初能語言之兒童。嘴角已烟縷裊裊。哀鳴乞憐之丐者。手中亦烟枝挺挺。余思至此。余欲無言矣。

至若學校。歐洲小學教育爲強迫的。兒無貧富。均須入校。中學教育。有時亦爲強迫的。然不若小學之嚴厲。至於大學。則聽人自便。歐人之爲父母者。以能供其子弟畢業於中學爲完其責任。富者始送其子弟入大學。貧民子弟之聰俊者。則惟國家是賴。各國當局。莫不努力於中小學校。中國則不然。數年來大學名目之繁多。實令人有不勝記憶之苦。獨於中小學校則茫焉忽焉。良者甚鮮。爲父



母者亦惟好高騖遠。不求實益。某中學素以良校稱。今余聞其將改爲大學。嗚呼。余真不解我華人之心理如何矣。譬如建塔。不培塔基。而急營塔頂。余不解該塔之如何存立也。近日國內欲用退還庚子賠款。以辦大學。衆口一詞。如醉如痴。獨不聞以中小學爲前提。是仍不培塔基。急營塔頂之故。智。倒行逆施。孰有甚於此者。余切願當世明達。出此迷途。另闢明境。勿以自誤者。誤子孫。誤社會。斯則余所焚香以禱求者也。

## 一一 旅京所見

某日赴東站。見一俄籍丐者。伸手乞憐。此人操其國語。一若此國音已足以傲人者然。余見之代爲生愧。

數分鐘之後。見此乞憐之人。忽變爲毆人之人。手持竹枝以代杖。舉杖作欲擊狀。所欲擊之人乃一掃地夫。蓋該夫請該乞人退行數步。以便執行其掃地之職務也。該夫出言甚和平。並無開罪於丐。



者之處。

余見之甚怒。乃語該俄丐曰。乞人勿無禮。予解汝語。汝敢舉杖以擊人乎。彼掃地夫請汝讓數武。彼何罪乎。汝何恃。恃何物以傲人。汝之白色汚汝矣。昔者白汝面黑汝心。今也黑汝心並黑汝面。汝速去。汝速去。

此白人愕然有懼心。何所懼。懼予爲外國人也。俯首折腰。羞然道歉曰。余卽行。余無所求。

此一段小事。殊令余大有所感。此掃地之華工。所求於此白色洋人者。僅退避數武。而此黑面白人。不問情由。舉杖欲擊。始卽所謂不公平之待遇者乎。論公理則此黑面白人。應受笞責。

余係白種。余在華十四年。所見所聞。不免爲白人生愧。余兩無偏袒。余以良心公道爲宗教。余不恃白色以自傲。余惟知作公道之言耳。

五月卅日之滬事。已振動世人之耳目。強國弱國之間。卽未必有武力之戰爭。應不免有主義之戰爭。中國有戰勝之希望。戰勝者應更慎於戰敗者。中國人向有鎮靜忍耐之善性。此時不宜反失此善性而自陷於危險之境。不應有報復之舉動。不應以不公平之待遇還施於人。余固嘗親受不公

平之待遇矣。當北京示威舉動之時。余乘東洋車。途經會場前面。開會人之一種怒氣。顯於面目。若千人故意衝撞余車。冀可使余墜地。幸余善自支持。未致傾跌。數日後。余乘車停於中途。藉覘示威舉動。忽來一女。似屬於上等階級者。側目相視。出言不敬。詰余爲英人乎。余曰否。詰余爲法人乎。余曰否。彼曰。不論汝爲何國人。汝皆爲我之敵人。待車夫告以余夫爲華人。彼始逡巡去。然瞻顧間。似尙有餘恨者。

此女明爽之言。不令余怒而令余喜。余固灼知華人對於外人銜恨之心理。余誠無過。而余仍不得不爲有過者償代價也。華人之銜恨。誠屬正當。然應持以鎮靜。並應不失其交際之道。蓋禮貌爲古今中外之公律也。余回憶昔年在法國。適亦有示威舉動。伴余夫同赴通衢。藉覘熱鬧。未幾。情勢凶湧。頓成混亂之象。危險叢中。無法脫身。不能進又不能退。忽有便裝者二人前來。態甚和善。力闢路徑。救護我二人出險。事後探知該二人係便衣警士。蓋見我夫爲華人。依理依禮。對於客籍之人。應敬之護之。蓋國交爲一事。民交爲又一事也。希臘古史載一故事。某氏憤其父爲人暗殺。蓄志復仇。明查密訪。寢食不忘。藏身於叢林深山之中。使世人莫測其所在。一旦遇一客。相談投契。設宴款待。



奉爲上賓。某日以心事告此友。友乃變色叩首曰。無事遠求。請斬我首。此子情理交戰於心。卒答之曰。汝今爲我客。主不悔客。理固然也。

中國今日處於過渡時代。舊境已去。新象方來。應慎擇途徑。靜定方針。以圖前程之發展。此過渡之一霎頃。極有希望而亦極爲危險。艱難更勝於昔日。處各國嫉妬之下。應處處維持其均勢。均勢一失。則傾跌隨之。應令新歷史中無報復之痕。而有大書特書之一字。此字維何。曰公道是已。諺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願四萬萬同人。慎重思之。

### 三 勵儉會

頃北京新有勵儉會成立。不禁狂喜。並祝該會之日益發達。

儉字爲中國古人所崇尚。以其爲社會生活之大原質也。

儉足以養廉。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萬惡由此成矣。然則儉之關係於道德者大矣。



儉與吝不同。儉與嗇亦異。儉之有益於社會。言之甚長。茲僅撮要論之。今日華人生活於社會。而並不知生活之方。凡其所動作。惟有斲喪其生活而已。試問耗金而戕生。果愈於節金而養生乎。常人心理。以爲富者糜費。貧則節儉。而華人之生活。反是。余越國甚多。閱人甚衆。既考驗國內之華人。又觀察國外之華人。敢本余之良心。以正告同人曰。華人之貧甲天下。而浪費亦甲天下。譬如丐者。藍縷不足以蔽體。而却以鑽石爲冠。糟糠不足以充腹。而却以燕菜爲羹。政府中游民之多。甲天下。官吏薪俸之厚。甲天下。今日派官僚出洋考察。有名無實之政治。明日派武人出洋考察。莫名其妙之武備。賭博仍是其專業。闊綽迥異乎尋常。所得之結果。乃是浪費之雅號而已。

當余在歐之時。有人問余曰。濟孤賑貧之訊。常自中國傳至西國。而觀乎旅行之華人。則無一不似世界之巨富者。其故何歟。

西方物品貴於東方。西人每月能得三百元之酬報者。已是高級官吏。起居皆極舒暢。兒女皆得受高等教育。同等地位之華人。月得酬報倍之。而生活則遠遜。此何故歟。蓋華人只務其假生活。並不知真生活爲何事也。

余有一友。交誼頗切。一日忽喪其妻。悽然語余曰。予之地位不爲不高。予之經濟不爲不裕。然而予實苦甚。汝之境地不如予者三倍。每月之費用甚少。而汝家樂甚。汝體健甚。汝之大小男女。鮮聞有死傷疾病者。其故何歟。

余答之曰。君今日始問道於余乎。君妻已死。悔之無及。友乎。余問君此次喪事。將如何處理之。余不待君言。余料君必鋪張揚厲。謂非此不足以示場面之闊也。謂非此不足示親友之多也。君亦知死之所由死。生之所由生乎。余與君皆非迷信之人。余不妄言陰陽鬼神之道。但君若能節此喪事之糜費。移其金錢以善養君之子女。使勿再釀成與君妻同類之肺疾。則君妻有靈。當感君百倍也。

余嘗赴君家。華棟雕梁。壯麗殊甚。而君之臥室。只有華物充滿。不見空氣流通。童子肢體貴舒展。而君子之女。無一不爲長袍厚祆所束縛。飲食貴潔不貴多。而君家儲藏宏富。一日三餐以外。無時不勞腸胃。飽矣而反有飢色。煖矣而反多寒疾。事實昭然。奚待贅論。君以爲上等階級之人物。非揮霍不足以示豪。非讌食不足以交友。非日夜麻雀不足以崇體制。吁。悞矣。其結果則傷君身。敗壞君家庭。君爲子女造孽而已。



人生在世。無事無物不有其代價。余不信有天。如其有之。天亦無暇管君之瑣事。要之神鬼不待遠求。君身即是神鬼。君善於自處。君自受福。君不善於自處。君自受禍。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固千古不易之道也。愛麻雀則神漸疲。血漸虧。貪大嚼則腸胃漸不受命。畏行步則腿腳漸成殘廢。喜揮霍則窮困即在後日。凡君自施者。君皆自食其報。君自戕君之生命。君自喪君之人格。何必怨天。亦何必尤人。

余曾見一貴人。月薪甚巨。浪費亦極多。食必擇珍貴。行必乘汽車。一日者胃竟不受食。而腿竟不能動。日亦半明半昧。視物若無所睹。貴人至此。成爲廢人。斯豈非浪費之代價乎。出巨金以求醫。醫者無他術。惟諄諄於節食勞步四字。

古時迷信神道之人。求神治疾。或停食一天。或蔬食兼旬。沐身浴足。徒步數十里。攀山數百尺。謂必如此方不見怒於神。今日以新學理衡之。神道實卽醫道。蓋卽此停食蔬食沐浴步行數事。已足以滌腸健腑活筋通血而有餘也。今之貴人。自詡爲新人物。欲其信神。已不可能。然語以科學。則彼之智識又太卑。彼固不知儉爲何事也。吾人放開眼光。試一靜思。人生在世。爲歡幾何。奴役於奢侈而



苦不敵甘。何如逍遙於樸素而甘勝於苦。夫勤於職業。婦勤於井臼。親赴菜市。魚肉皆得新鮮。親視庖廚。烹調皆能適口。撫育小孩。不假手於愚昧之女婢。麻雀無聲。不驚擾兒童之熟睡。長大成人之後。其體質既極強健。其腦力又甚聰敏。斯豈非人生之樂事乎。予曾就二兒加以考察。其習於勤儉者。更愉快於習於奢侈者。甲係貧家兒。乙係富家子。某日。余攜二兒乘汽車遊西山。乙在車內無興采。甲則目光灼灼如明星。心花怒發。萬念齊生。沿途所見百物。人耶。犬耶。樹耶。草耶。山耶。水耶。磚耶。石耶。夕陽耶。明月耶。一霎皆去。一霎又來。無一非悅目之珍品。無一非快心之妙境。歸家晚膳。贊賞不絕。菜羹粗飯。莫不適口。夜夢喃喃。依然甜快。此兒之樂。樂可知矣。以視乙兒。出入不如意。進退若無所措。其故何哉。曰。甲習於儉。故其樂多。乙習於侈。故其樂少耳。樂則神智生。發榮滋長。如朝露靈芝。古今名人。莫不產生於寒素之家。有由來矣。平心思之。魚翅燕菜。適口幾何。而一看之費。大可以救百人之飢。此也。饜而過度。彼也。飢且欲死。問諸良心。安乎否乎。西諺有云。『人爲生而食。人非爲食而生。』食足以救人生而已足。生而食世。世何貴乎有人。

## 四 中日親善

邇來中日親善之聲甚盛。予對之作何感想乎。

予憑中立之精神。及利己不損人之原則。以論親善二字。

就種族言。中日同種。理宜親善。就地理言。中日近鄰。勢須親善。然而近年來華人對於日人。其怨恨實較十年前爲深。且在青年爲尤甚。其故何歟。予生性不偏倚。予家中亦永不談親日排日之事。予子僅十餘齡。一日者。泣而廢食。睡中作驚夢。如有大悲戚者。翌晨詢其故。乃因子新購一日貨耳。意者彼平時與小朋友相往還。習聞日本侵侮中華之議論。故其怨憤深中於心乎。索其隱。溯其源。皆二十一條爲之厲階也。

二十一條之要求。實係日本之錯誤。今日者。日本似已覺悟其錯誤而轉以誠意迎華人。蓋以強權服人。其勢逆。其力薄。以公道服人。其勢順。其力厚也。華人在此情境之下。亦應悟中日攜手爲維持



東亞之唯一良策。釋舊嫌而結新盟。實千載一時之良機也。

白種人之對於華人。貌似親而心實疏。迹似敬而意實褻。說者以西國爲可與。非深知西情者也。

昔者予居歐洲某大都。某日乘輿赴演說會場。其演題爲「壓制遠東應如何準備」。主講者爲一偉男子。語中有「中國不足畏。內亂頻仍。組織紛亂。在較短時期中。決不足以有爲。至於日本。則無懈可擊。無一事在我人之下。不可輕視。」云云。可見東亞兩國中。惟日本爲能與西國並駕齊名。西方對於東方。尙稍有顧忌者。因有日本在也。此我人所不能不知者也。

吾國處今日之世。斷不能離羣而獨立。或東或西。必擇一友。東西黃白。何去何從。我人不可不慎重思之。

人各有長短。惟國亦然。日本人治國有方。進步敏捷。予愧未能親履其國。然在華之日本人。交接亦已不少。予實驚其有團結組織之能力。

中華人分散交際。頗多可嘉之品性。然一成團體。則又短處甚多。同一人也。在團體以外見爲良者。在團體以內。則見爲劣焉。日本人分散交際。頗多可訾之行動。然一成團體。則又長處甚多。同一人



也。未成團體。見爲劣者。既入團體。則見爲良焉。質言之。中國民性。散之則良。聚之則劣。日本民性。散之則劣。聚之則良。斯其大異之點也。斯其彼此長短之所由判也。

華人缺乏組織之能力。短少團結之公德。此不可諱飾者也。願此亦非不加訓練而能改正者也。華日兩國人之長短。彼此應互助相諒解。相猜相忌。則兩害。相合相摩。則兩成。今日者。日本應竭致誠意。而改正舊日之非。中華應捐棄舊怨。而急取他山之助。彼此各根基於平等之原則。以收通力合作之效。苟不以平等爲基礎。則如不平之秤桿。早晚必仍有決裂之一日。今日作親善運動者。其勿河漢斯言乎。

## 五 反教運動

中國現處於過渡時代之中。予前曾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中國在此時代中。趨向於善。或趨向於惡。應十分審慎其舉動。務使歷史上有善之紀念。而無惡之紀念。有福之紀念。而無禍之紀念。

近日各報紙盛傳。有反對教會學校之舉動。甚且有摹仿俄國焚燬學校之謠言。聞之實足寒心。予素不奉宗教。則予之觀察及判別。絕對無偏袒之處。我人應知俄國與中國。地位與歷史皆殊。俄人之反對教士。焙燬教會之建築物。其理由甚充。蓋革命以前。愚民之術。操於貴族及教士之手。貴族剝削民之筋肉。教士壓迫民之精神。而貴族教士。皆以政府爲後盾。屠殺無辜。盈城盈野。視異教爲大仇。以違教爲大罪。老者填於溝壑。幼者戕於道塗。俄國歷史之黑暗慘酷。固如是矣。中國果曾有此慘黑之故事乎。

他人之所長。中國固可模仿。然不應用印版式之模仿。他國人民所爭得之權利。華人自亦應爭之。然不能作無目的之屠戮。我人須知俄國革命。起原於地土。昔日貴族擁有廣大無垠之土地。不自耕種。亦禁人耕種。貧人則欲墾尺寸之土地而不可得。大文家托爾司篤氏嘗大聲疾呼曰。地土所以養人。富翁暴殄天產。棄貨于地。是爲天地間之大無道。人人得而誅之。此爲大地主與農民間惡感日深之大原因。而我中國果如是乎。區區數百頃之地主。已屬罕見。而赤地千里。霸佔私有者。絕未一見。以云共產。俄固須分產以共之。我之產則早已分之共之矣。以云均富。俄固須分富以均貧。



我則貧富本不懸殊。更無均分之可言矣。余若爲俄人。予亦不甘於靜默。聞教士二字。予亦不禁怒髮衝冠。然而中國之教士。果如是可恨乎。非但無可恨。且實可敬而可感焉。西國教士之來華者。道德學問。大抵皆非卑下。既不壓迫異己之民族。亦不饜誣異己之宗教。挖睛製藥。割脣煉丹之謬說。雖大愚亦認爲無稽。

各教皆善。且予常有與教士討論之機會。彼此意見。自有不同。然彼此非但無不可解之怨。或不可釋之嫌。且彼此互有欽敬之誠意。數十年前。中國何嘗有醫院。何嘗有貧院。何嘗有學校。何嘗有報紙。慈善事業。智識學問之事業。無一非創始於教士。卽女智女學之一綫光明。亦莫非以教會爲先導。譬之於水。我人應溯其源。譬之於樹。我人應認其根。今流稍盛而欲塞其源。今枝漸繁而欲斬其根。吁君等悞矣。我人將見譏於食母之烏矣。

西國教士。非但不強人入教。且許異教人或教外之人以自由辯論之餘地。君等如有意見發表。教會皆所歡迎。惟無理之舉動。則天地所不容。教會不以革命爲標幟。斯固然矣。然而彼之事業。無一非爲人道求進步。夫革命者。激烈之手段也。改良者。和平之手段也。手段殊而目的同。革命家應視

改良家爲友。斷不可視之爲敵。君等欲改造中國。欲提高中國之地位。誠盛事也。然一國地位之能否提高。全視其國之有無公道。君等塞源以求水。斬根以求果。不可得也。我人皆不肯效食母之鳥。我人雖尙未扶至最高之地。然至少亦已引達於中程矣。世界各國中。君等以爲若者優若者劣。君等採取其優者可也。然君等切不可悞入歧途。切不可不顧自身之腸胃。而悞吞他國之生物。吞食足以傷身致命。調味方足以健身活命。慎之慎之。

## 六 英雄末路

徐樹錚者。世所誤稱爲男英雄者也。郭松齡夫人者。世所公認爲女英雄者也。而於數旬之間。先後被戮。哀哉榮哉。

余於此二人。一則有一面之緣。一則有屢叙之雅。前者。余將評之以公道。後者。余將獻之以敬忱。余曰榮者。蓋郭夫人。非碌碌偷生之個人也。余曰榮者。蓋郭夫人。實一社會之善人也。余曰榮者。蓋



郭夫人助其夫以生。亦隨其夫以死。又一家庭中之完人也。至於小徐之善耶惡耶。則其道德及其事蹟。能自道之。

郭先生之倒戈。於個人道德。不無可訾之處。余姑置之不論。而余與郭夫人。尙未相識之前。早知爲夙受教育之人。早聞其夫婦間相敬相愛。不媿爲世界上之良善家庭。我人素知文明愈高之國。其弱者之權力亦愈高。女子爲弱者之一。弱者之權力愈高。則其國之政治。不復能受支配於強暴之勢力。今日之中國。全在強暴勢力支配之下。則女權之薄弱可知。男子恃其天生之強力。及僞法律所予之強力。視女子如奴隸。如玩物。如裝飾品。而郭君雖年盛無嗣。並不藉口納妾。以壓迫女權。余欽佩郭夫人。余亦不得不欽佩郭先生。

地位高則氣燄亦高。此華人之通病也。而郭君反是。夫貴妻亦貴。專恃其華飾采衣。以爲傲人之具。此華婦之常態也。而郭夫人反是。

某年夏日。郭夫人在北戴河小憩。適與余同寓。輕衣簡裝。子無僕從。黎明卽起。徒步如常人。余於『歐行後之感想』中。曾言余於黎明瀏覽街中。以覘習尙。余於郭夫人。亦就其朝氣以定余之裁。

斷焉。某晨。相遇於海畔。席沙對坐。作長時間之談話。郭夫人語余曰。此地夏日。居人以數千計。而華婦甚少。華婦不習於海浴。固無足怪。獨此天然之新鮮空氣。華婦亦不愛吸收。彼等在此置備高廈者。非無其人。然仍閉閣不居。而樂行其麻雀生活於城市囂塵中。其有一二來此渡夏者。亦不過視海濱爲時髦之旅居而已。子不見活潑強健之童男童女。十之九爲西洋籍乎。華童則隨其父母鋼蔽於囂塵中也。

郭夫人太息痛恨於社會不良者如此。即可見其所持之主義。並可知其所以能與郭先生同心同德。誓同生死者。有由來矣。嗚呼郭先生。嗚呼郭夫人。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君身死矣。而余之心未死也。凡一國民之生存。必有其生存之原則。無原則之國民。猶無基礎之大廈。終歸傾覆而已。

余曾見小徐於歐洲之某地。該處爲華人盛傳之西方樂土。凡駐在國之官僚。及素有麻雀雅興者。皆樂蒞臨。小徐至此。階石爲穿。榮矣哉。此第。榮矣哉。大名鼎鼎之小徐。徐氏體胖而矮。寡言語。視人不以正目。余友介紹相見。僅作簡單禮節語。語未畢而麻雀已備。陪賓亦已齊集。蓋恭候大將軍



已多時也。

其後。又曾相見於某大飯店之歡迎大將軍之大讌會。凡中國之大僚。當然全盤出場。區區如余。亦得濫竽於此諸大之中。豈非大幸。大將軍屈尊下降。前呼後擁之外。又有金屋二嬌。公然娉婷於大庭廣衆之中。西國禮俗。宴夫亦必宴婦。中國大將軍。正婦不在。代以副婦。一副不足。代以兩副。氣骨俗陋。而珍瓏滿髻。視折腰俯首之羣英。卑卑若無所睹。榮矣哉。大將軍。榮矣哉。兩鄙婦。聞大將軍之妾幸。不止此數。此二名乃大批中之出類拔萃者矣。一雙首選。欲以傲天下。孰謂西俗不尊多妻者乎。

飯店乃係世界著名宏麗者。肴爲上選。酒爲佳釀。余對此無上侈糜之珍品。眼簾中忽顯出中國煒窮之畫像多幅。大風雪中。之赤裸者。如在目前。老婦幼童。沿門吞食蠹爛之飯菜者。如在目前。此外種種窮苦無告之狀。無一不在目前。余前於「勵儉會」一篇中。曾述一言曰「有歐友詢問濟孤賑貧之訊。常自中國傳至西國。而觀乎旅行之華人。何以無一不似世界巨富者。」余在此席上。又想起此番談話。萬感交集。百悲齊生。心酸腸斷。食不下喉。鄰座詢余曰。子何以不食。子若有愁思者。

余答曰不飢。香檳酒之馥郁芳氣。令余作嘔而已。

是夕也。席前席次。中國羣英。男男女女。無一不折節於妾婢之前。余見之實欲作嘔。席後一闕而散。大大小小。謹敬奉陪。此大將軍夫妻三人。作徹夜之雀戲。余見之又真作嘔。無一言爲交換智識者。無一字爲商榷學問者。脅肩諂笑之外。無他可誌。據聞徐大將軍旅西而來。徹夜光陰。大半消磨於此。徵逐酒賭之中。而青天白日之光陰。則消磨於甜夢。余之作嘔。余真不能自遏也。

席中有一人爲余之良友。聰慧明達。且又忠直。勸余勿多言。勿發表真意。勿徒招尤。並謂在中國社會內。直路足以自悞。曲路方能進身。余答之曰。感拜良箴。但余仍願認直路以行。余不圖進身。余以爲高而辱。不如低而榮。然而余友之意見。始終不能一致。愛余而又惜余焉。小徐先傳食於法國。次傳於比國。我國駐比代表某君。固寢眠於昏夜。而治事於白晝者也。余私自問曰。此大將軍將在比京作何事乎。將強人以俾畫作夜乎。比代表將犧牲其主義乎。將改換其本來面目乎。將屈節以媚人乎。如其不然。將招怨於大將軍而失其公使之地位乎。果也。越時未幾。威風凜凜之大將軍。居然電劾此代表矣。用人行政。干卿何事。所幸當局雖愚。尙未妄信讒言。然已危矣。



余非政客。余非官僚。余惟執一筆。余既執筆。則請世人告我三事。其一。小徐此行。飲民之脂膏若干。其二。小徐此行。國家所得之益何在。其三。小徐此行。所佈之聲譽如何。有友戲答曰。小徐無此行。飲民之脂膏若干。小徐無此行。國家所得之益何在。小徐無此行。所佈之聲譽如何。噫。悲哉。悲哉。

## 七 社會生活現狀

何謂社會生活。卽人人知所以生活。亦卽人人有共同之行爲是也。

中國社會有四病。一曰虛僞。二曰淡漠。三曰謗毀。四曰隔膜。請申論之。

虛僞者。我國社會最大之病源也。夫人與人相處。必先能相識相解。而後方能有共同之行爲。欲人與人能相解。必先人與人能相識。中國人識面不識心。欲能彼此諒解。其可得乎。不識不解。遂成虛僞。西人有言曰。團體成權力。我國幅員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而四分五裂。形若散沙。散沙不能

成石。散人奚能成國。

今日中國馭治之柄。操於政客軍閥之手。說者謂若輩只圖利己。不知利人。又謂國勢漸降至卑下。破毀之絕境。罪在若輩。予曰不然。華人度量極宏。亦頗具愛國心。彼政客軍閥。初無作惡之心。亦未嘗不樹救國之旗幟。卽彼受異國津貼。或借用異國勢力者。亦初非自仇其國。不過各是其所謂是。各行其所欲言。各派首領。各認其主張爲獨善耳。略迹原心。尙可曲恕。謂爲賣國。似過當也。

余譬中國如垂斃之病夫。無數醫師。各不相謀。而各投其藥。各具其救治之熱心。然其結果。卒斷送此病人而已。設使各醫師。弗膠執偏見。和衷共濟。互商一對症良方。共同認定此方針。分頭各盡其職務。則此垂危之病人。或尙有回生之望也。

華人能互識互解者。十無一二。假仁假義。假慇勤。假附和。假同道。假同志。謂爲虛僞。無甯謂之爲欺。此以欺往。彼以欺來。然而欺人之結果。卒歸於自欺。任何軍閥。任何政客。當其聲勢未盛。主張正誼。博收衆譽。似足以售其欺於人。然而一履高位。一握事權。則身敗名裂。轉瞬間已滾身落地。蓋當其欺人之事。冥冥中已受欺於人也。



凡人欲舉大事。創大業。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功。平時交際。全恃虛僞以拉攏。則號稱同心同德之人。皆恃虛僞二字以結合。認爲善者皆不善。信爲能者皆無能。爲私者十逾八九。爲公者十無一二。事焉得而不敗。業焉得而不墜乎。

虛僞之害。既如上述。故華人苟不痛改虛僞之積習。則人與人決無互識互解之時。而社會決無安甯之日。

人與人如何乃能互解。曰言論真直而已。酒食徵逐之場。何嘗有真直之言。嫖賭遊戲之地。亦何嘗有真直之言。非但無之。直惟恃僞言以互欺而已。

人與人如何乃能互識。其一。應當敍。其二。應當談。敍不可徒具形式。談不可徒裝門面。孔子語門弟子曰。盍各言爾志。此之謂也。

予以爲社會生活。始於兒童。兒童爲人類之基礎。不可不早加培養。如學校遊戲場。如露天遊戲場。如公園等等。皆是培養之良田。兒童習於團聚。習於交際。習於辯論。亦習於紀律。互相認於髫齡。迨至長大成人。回憶十數年前之友侶。若者勤。若者惰。若者有志。若者無能。若者誠樸。若者狡詐。一旦

治事。不患無抉擇。不患無指臂之助。卽不患爲宵小所悞。已成年者。則應有俱樂部。華人今日已漸知敍會之利。故俱樂部已漸見設立。然十之八九皆徒具軀壳。絕少生氣。其中祇歐美同學會。差強人意。我人對於創辦人。不得不深欽佩。然此軀壳。是否已有生氣。則殊不敢必。但已見其有稍稍呼吸之象耳。予曾列席兩次。第一次敍會者爲華人。唯唯諾諾。始終僅覺有一團僞情及一團悽冷之假氣而已。第二次敍會者爲西人。各人發表真見。而並無意氣之爭。在座者稍稍覺有活潑融暖之氣矣。予甚盼此已能呼吸之軀壳。漸能滋長而漸有生氣。斯實社會前途之福也。至於公園。就北京而言。只有中央公園爲能稍滿人意。至於學校。已入不堪設想之惡境。稍有薄資之家。俱聘專師在家庭授課。不願再送子弟入校。耗金多而獲益少。且足以養成散沙分裂之惡性。家長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吁。可歎已。

淡漠者。漠不關心之謂也。此亦爲中國人之大病。古諺有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此二語足以代表人民淡漠之根性。此等訓詞。在今日之社會。已絕對不能適用。

古時無道路。無車馬。無汽車。輕便之交通。只賴兩脚。笨重之交通。只賴驢馱。然而人類進步。不能久



安於此簡陋之方法。洋車馬車汽車。漸由他國輸入。因此則道路成爲不可少之需要。夫道路之爲物。決不能從千萬人各殊之志願而各殊其段落。各殊其型式。各殊其質料。若甲氏門前欲用石板。乙氏門前偏欲用木塊。丙氏門前又自願留一深坑。各自顧其一門。各不兼顧他人。試問此道路何日築成。惟有籌定一種辦法。各人各捐其成見。庶幾能有築成之日耳。

古人不明微生物之利害。亦不明病之足以傳染。然而甲鄰之疫。實足以傳入乙鄰。甲宅之疹。實足以傳入乙宅。空氣之媒介。已經科學證明。人不能不呼吸空氣。又不能隔斷空氣。是以人欲自防。不得不防人。人欲自護。不得不護人。易言之。我人共同生活於社會。不得不有共同之動作。

社會中有友亦有仇。與其有淡漠之友。不如如有明恥交戰之仇。蓋仇猶毒藥。我尙可防之避之。淡漠之友。則如含砒之糖。無形中可以悞我害我者也。謂予不信。請設例以明之。

今有甲乙丙三人。至友也。甲受殺人之嫌疑。某日。甲氏受讞。訥於口。弗能自由。乙氏知甲之無罪。丙氏又知乙氏之知甲氏。讞時。乙氏因事不干己。未願赴庭旁聽。丙氏雖在旁聽席而不發一言。讞畢。甲判定爲有罪。試問陷甲於罪者。果何人乎。乙與丙。初非欲陷甲於罪也。庸詎知我雖不殺伯仁。伯

仁實由我而死乎。

甚矣哉。淡漠二字之足以害人也如此。余敢敬告同人曰。君等勿殺仇。君等應先殺君等之淡漠。君等勿問害國者何事。君等賦性淡漠。卽害國之菌也。君等勿空言救國。君等欲救國。君等應先化去。淡漠之積習。如何化之。於交際化之。於團體化之。於敍會時化之而已。意見何妨不同。議論何妨各殊。此不以砒糖往。彼不以砒糖來。化之之方。無他奇巧。如斯而已。

謗毀亦華人通病之一。好論人之短。不喜論人之長。謂之謗毀。與獎譽爲反對之名詞。中國賢人君子。受毀者十逾八九。受譽者十無一二。衆口鑠金。積讒銷骨。自昔已然。於今爲烈。

在歐洲各國。此種涼德。屬諸婦人。中國則堂堂男子。多半具此專技。予閱人甚多。予不作過甚之言。世界中之長舌男子。當以中國爲最多。問此長舌人。謗毀是否欲圖私利。是否欲圖害人。實亦不能自解。然而社會上之賢人君子。爲此謗毀二字銷沒者。不知幾許人矣。欲爲善而心灰氣餒者。亦不知幾許人矣。

西歷一九一〇年。予寓居巴黎時。有航空家白來伊渥氏。飛渡英法海面。此雖屬空前之事。顧究非



絕後之舉。後來長途飛行者。且指不勝屈。然當時政府人民。懸旂結綵以慶賀者。幾遍全國。用意何在。夫亦獎勵其能爲洋面飛行之先導而已。獎勵前人。卽獎勵來者。歐洲獎勵之舉。不一而足。或獎勵美術。或獎勵科學。凡屬有益社會之成功。政府人民。莫不多方以獎勵之。中國反是。隨時隨處。祇聞謗毀之閒談。若以謗毀二字爲標題。而品評等第。則中國當取列第一。

北京公園。以中央公園爲嚆矢。前總長朱啓鈴君之功。實爲不小。朱君規劃布置。每日清晨六七鐘。卽已親自指揮。至向晚六七鐘。尙孜孜不倦。如是者歷一二年之久。此予所目睹者也。媿予無力。如其有之。余必立像以誌其功。並以獎勵來者。予云獎勵。聞者未必入耳。然平心思之。此園之有益於社會者。真不可勝計。若能作詳細之統計。則賴此公園以健其身者。不知凡幾。賴此公園以免沈溺於惡地之消遣者。不知凡幾。賴此公園以減少其麻雀生涯者。不知凡幾。然則朱君之功。豈可以尋常論哉。

隔膜者。不通世情之謂也。予所謂隔膜者。係專就女子方面言之。積家庭而成社會。不知社會之情狀。卽不能盡家庭之責任。亦不能養成優良之國民。故女子對於社會問題。更重於男子之對於政

治問題。任何國家。其文明程度愈進步。則女子在社會上之勤務亦愈多。女子既明社會上之情形。則贊助其丈夫。訓育其子女。自有正當之見解。世俗婦女。不但昧於社會情狀。即丈夫之境地。亦且茫然無知。予曾識一婦。夫之收入愈豐。彼之浪費亦愈多。彼語人曰。我夫兼差四處。每月得薪二千金。世界上之男子。其聰明才幹。無勝於我夫者。將來之總統。非我夫莫屬。並可兼差十餘處。終身吃着不盡。子孫富貴無憂。予聞此言。與其評之爲愚。無甯評之爲昧。

樂聞諛言。爲男子恆情。爲妻者用諛言以動其夫。鮮有不能博得珠翠者。

一日。彼語其夫曰。夫子之聰明才幹。舉世無雙。功名富貴。如囊中物。區區一汽車。奈何吝而不購乎。未出二旬。居然汽車來矣。既有此車。當然須有車夫。須有車房。車夫更須有住室。車房更須有電燈。自來水及種種設備。及其赴讌也。讌主向祇破鈔二十銅圓者。今則黃銅不能入目。必須改給白銀。一二角之白銀亦不能入目。必須加給四角六角八角不等。甚或給以一元二元。然則讌主邀一客而實須耗二客之費。

男子性情。雅不願以自身所受之煩惱。語之其妻。妻既昧於其夫之境地。則不負責。不體諒。不知稼



穡之艱難。卽當男子失業之時。亦仍不悟衣食來處之不易。

中國舊日。以坐食爲勗子之方。當夫穉子受學之時。母常語之曰。爾他日及第作官。他人皆輦金以獻。汝惟衣錦歸鄉。坐食無窮而已。此種教育。在今日極爲危險。欲改變教育方針。必先使女子洞明社會之真相。

西國訓子之方異於是。予前在歐寓某家。母子間一番談話。足爲吾國婦女所則效。不嫌繁瑣。錄其大要如左。母語其子曰。子乎世界甚大。天府無窮。棄取皆視乎汝之能力。汝其勉旃。子曰。然則當如何。

母曰。汝當有立身之正道。進身之專技。效人之所長。竭己之所能。時乎時乎不再來。汝不可一日偷生。汝之腦卽汝之金庫。故汝宜勞心。汝之臂卽汝之兵器。故汝宜勞力。心田力田。均無凶歲。無往不可容身。亦無地不可得食。帝國也可。民國也可。過激政府也可。立志行事。有進無退。勿仰諸他人。勿委諸明日。處世如逆水行舟。不進卽退。成敗榮辱。在汝自擇而已。汝所不欲。勿施於人。汝不欲人加於汝者。汝亦勿加之于人。汝所欲求於人者。汝亦應施之於人。成人卽所以成己。求己乃可免求人。

侮人者人恆侮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人必自敬然後人敬之。且也。汝屬於社會。社會非專屬於汝。社會又有一物。此物不盡滿意於人。而人卒不能違之。卽法律是也。法律非天然生成。而汝實不能離法律以獨存。

子曰。洵如母言。法律不良。亦當遵守否。

母曰。然。法律不良。汝亦當遵崇之。服從之。人慾無窮。人心不齊。法律所以繩人。法律不能取悅於人。法非造於一人。亦非爲汝一人而設。汝見爲不良。汝非無改造之權。然欲改造法律。必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先博社會多數人之諒解。汝其自勉。汝其自奮。改法可。毀法不可。欲改法仍必先守法。擲言改法而先自違法。實爲社會之罪人。

西國良母之訓子如此。與其謂之爲智。母寧謂之爲明。智愚之不同如此。明昧之不同又如此。予敢大聲疾呼曰。社會之善惡。半繫於男子。半繫於女子。女子而隔膜於社會之真相。則社會永無良善之日。



## 八 太過與不及之罪惡

(註)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學生示威赴國務院。衛隊開槍。死傷甚多。其時國務總理爲賈德耀。京師警察總監兼禁衛司令爲代理鹿鍾麟之李鳴鐘。

三月十八日。莘莘子弟。受此慘殺。直接之咎在何人。予無暇深究。惟其遠因。則有須爲世人告者。一言以蔽之。太過與不及而已。

中國人之性情。或者一事不爲。爲則逾越常軌。或者一言不發。言則必至揮拳而後已。或者一步不行。行則欲挾泰山以超北海。或者一味放任。不放任則肆行屠戮。竟有雜草不聞聲之景象。有時失之太過。有時失之不及。各方面皆犯此病。而當其衝受其害者。獨此蓬蓬勃勃血氣未定之青年。吁。可悲矣。

君等滿腔熱血。一片真誠。志向純潔。希望遠大。余敬之愛之。君等欲提高國家之地位。君等作愛國

運動可也。君等發言以喚醒人民可也。君等表示意象可也。（意象西文爲 Manifestation 原意爲表顯。當譯爲意象。不知何人誤譯爲示威。青年人觀此字面。誤認暴動爲法律所許矣。）然總不可漫無限制。狂奔則腿折。狂食則胃脹。質言之。權衡失其平。則傾覆而已。悅目莫如圖畫。然必各色勻稱而後可。悅耳莫如音樂。然必各器協調而後可。如其不然。悅目者反厭目。悅耳者反刺耳矣。表示意象爲一事。暴動爲又一事。驅逐元首之惡聲。不可謂非暴動。實已逾軼自由二字之定義矣。雖過激如俄國。恐亦非法律所許。

中國弱極矣。然僞言之勢力却甚強。夫僞言者禍秧也。某君對羣衆僞稱衛隊業已繳械。余不知此言是否屬實。如真有此言。則此次慘事。豈非僞言所造成乎。事後有人言某君之女。預知有變。早已遠颺。陳友仁君在某報力辯其誣。余詢諸校友。知該女確曾同伴赴國務院。嗚呼。何僞言之多乎。西諺有云。「僞言短脚。」其意謂僞言無力也。謂僞言只能欺人於一時一地也。中國則僞言之脚最長。輾轉相傳。竟能傳至全國。而人皆信其爲真。余於某君言行。不敢表示滿意。惟對於僞言。則不能無世道人心之懼焉。而陳友仁君。在某君倒霉之時。敢爲辯誣。並明稱之曰我友。余又喜此惡濁社



會中。尙有忠直慷慨之一人。余嘗言淡漠二字爲中國之大害。如陳君者。殆可矯正淡漠之害者矣。青年學子。固不妨表示意象。但不宜時時干預政治。更不宜捲入潮流。精神上對於淡漠及僞言之奮鬥。却須持久不懈。而總以公道爲基礎。

當羣衆表示意象之初。秩序頗爲整齊。然驅逐執政。驅逐公使之口號及旗幟。則未免有過甚之嫌。此時警吏。應以和平手段阻止之。或解散之。然而警吏不理也。非失之不及而何。

何者爲青年之導線。愛國心及團結心耳。余曾執一童而詢之曰。汝之目的何在。此童目光灼灼。遲遲答語曰。『大抵爲八國警告之事。或者尙有別項問題。同人一律前行。余同爲中國人。余亦當愛國。同人爲何事。我亦爲何事。』嗚呼。此童。一團天真。余今不知其尙在世間否。此輩青年。皆是中國將來之主人翁。具此勇氣與熱血。余敬之愛之。余真足以自矜。猝聞慘死。余心欲碎。彼之父母兄弟姊妹。莫不垂淚。余淚亦與之同流。

中國過去時代之人。素鮮勇氣與熱血。此輩青年。係新中國之鮮苗。培養得法。則開花結果。未可限量。今也忽遭摧折。此後之勇氣與熱血。將又入於停頓時期之中。而根深蒂固之淡漠之天性。又將

瀰漫於人心。則此慘事。實爲雙層大喪。蓋非但人之喪。抑亦國之喪也。

青年羣衆運動。頻仍不已。余何以不贊成。蓋青年爲最寶貴之光陰。中國校課極鬆。光陰之虛擲已多。若再屢屢開會示威。則耗時更多。而人生之基礎全失。君第須知學問爲人生之基礎。而腦力能受學問之時期。祇此極短促之青春。過此以往。悟性記性。漸粗漸弱。不轉瞬間。軀壳大而智慧小。精密之科學。心不能入。勤敏之技術。力不能任。蹉跎一時。誤盡終身。豈不太可惜乎。

君等欲改造中國。欲昂頭自傲於天下。欲增高中國程度。而與世界各國競。競何所恃。特新智識與新器械耳。欲有新器械。須先有新智識。君等屏棄智識。豈非緣木求魚之類乎。增高國家程度。譬如增高君等之樓台。智識者基礎也。不培基礎。則樓台傾坍而已。

國之不存。學復何用。君等或有爲此言者。殊不知國以學爲本。有國無學。國終難存。有學無國。國可新建。我本有國。只須鞏固之而已足。鞏固之方視乎力。力之本爲智。匹夫之勇不能敵天下。君其慎之。卽謂急不暇待。獨不可分爲兩組乎。一組重於學。一組重於行。各就其性之所宜者爲之。口頭宣傳可也。文字講解可也。而要皆宜據理衡情。斷不可輕舉妄動。其重於學者對於國事。自不宜麻木



不關癢痛。但仍應以不荒學業爲原則。

## 九 爲北京兵災告友邦人另有英文見于各報

關稅委員會。庚款委員會。法權委員會。轟轟烈烈。萬國使者。具時彥之資。負名之人望。蒞此首都。萃於一堂。誠盛事也。

無論各國之旨意如何。而各國政府。固互選其頭等聲望之高才。以代表出席於中國矣。視中國歷來遣使之目的。已大不同。蓋中國遣使。向祇犧牲國庫以供私人遊行之樂。問其人選。則賢愚不別。全憑勢力。問其任務。則敷衍空文。奚論事實。

各會停頓。袞袞諸公。滿志躊躇而來者。將兩手空空以去。豈不可惜。然中國內亂之慘酷。諸公固已親見之矣。歸而告諸政府。宣諸人民。諸公亦將大有造於中國也乎。

內亂之結果爲自相殘殺。槍也砲也。炸彈也飛艇也。其量甚宏。其力甚猛。考其來源。殆皆出於各國

之名廠。

此種內爭可笑又可憐。兵以數十萬數百萬計。流氓土匪。搜羅無遺。火器滿身。橫行無忌。所爭何事。奪人之食以爲己食。劫人之財以爲己財而已。孟子所謂人將相食。我人讀史。疑爲過甚之言。不意今日竟親睹之。一掃百里。十室十空。非但廬舍爲墟。亦且貓鼠不留。誠樸之商人。勤儉之農人。安居樂業於京畿之四郊。無所罪於天地。而竟一草一木。刮奪淨盡。除頭髮指甲外。別無完物。雖救賑機關。尅日成立。然施者寡。受者衆。施者之力已窮。受者所得幾何。彌天掃地之損失。非人力所能補償。姦淫搶掠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父既充荷槍武夫之奴僕。稍不慎則鞭笞隨之。母又飽灰衣大漢之蹂躪。苟不從。則拳脚臨之。病者委身於溝壑。老者折足於泥塗。孕者流血於荒塚。嬰孩在抱。不忍去又不能行。髻兒牽裾。姊也哭妹也亦泣。日暮途窮。投宿不知何所。餐風飲月。累日不得一食。投河多受辱之女。鬻子無賜顧之人。嗚呼哀哉。人非石也。而石人乃爲之流淚矣。諸公歸去。請語國人。貴廠傲人之新式軍器。新式飛機。以及天空拋擲之火藥。遺餉於我中華者多矣。



有友爲予述其所見。見一婦攜四兒。其父何在。則爲丘八截留以充徭役也。一兒荷于背。一兒挾於臂。長者約十齡。次者纔逾初步之年。短腿追隨。疲乏不堪。一哭一啼。以不復能行訴於母。母亦力竭不復能行。昏倒於地如癲瘋。途人見之。欲救助而力不足。蓋同爲逃災人。困苦亦復如是也。一人年稍強。取二孩去。以減輕該婦之負荷。次兒欲追之不得。號泣奔馳于曠野。如所謂喪家之犬也者。途人憐之。亦取之去。其後下落如何。無人知之矣。

哀哉。瑩黎。首都一隅耳。首都遭此慘劇。今爲第一次耳。然安知不更有第二第三次在其後乎。遍觀中國。何嘗有一土之乾淨。一日之安甯乎。諸公明年若再度來華。所見乞丐無告之民。必倍蓰於今日。誠可羞也。願誰之咎歟。

內爭之主動人物。有金錢可作護符。有租界及使館界可以藏身。所苦者獨此無辜之小民。或農或商。家破人亡。晨暮間耳。而購槍買砲之介紹人。無論爲華籍爲洋籍。莫不于轉瞬間驟成數十萬之豪富。此富翁者。卽以嘉肴美酒饗君於華廈瓊席者也。諸公之良心。尙未於來華時。汨沒於大西洋太平洋。或拋棄于西比利亞鐵路之旁。睹此驟貧暴富之一善一惡。其亦稍動於中否乎。貴國製造

軍械之廠家。廣銷出品於中國。以充內爭之凶器。紅利之巨。不言可知。此紅利者。皆中國小民之鮮血也。諸公歸去。袖有餘腥。幸勿忘其所自。

中國有需於外國者甚多。一如外國之多所需於中國。諸公須知中國所需者。生之道非死之道。友邦所樂觀於中國者。生之日非死之日。槍砲炸彈飛艇等等。助之死者也。機器火車農器等等。助之生者也。以生人之利器輸諸中國。不更愈於死人之凶器乎。諸公諸公。貴國加於諸公之重任。謂欲調查中國實情者也。諸公以中國之實情。悉以告之可耳。諸公皆賢達。我所求於諸公者。不奢。諸公其直言毋隱。

## 十平

中國之大害何在。曰不平。救中國者何物。曰平。請申論之。

天平爲中國最古之器。數千年治國之道。亦本於此。顧此器今已失其效用。大亂所以將至也歟。



平必待協調而成。今惟宜將不平者協調之。使恢復平勢。余前曾言太過與不及。中華各方面皆犯此病。或者閉目不視一物。反之則欲睜目而視及萬里之遙。或者不興教育。反之則數年之內。大學校創設至數十所之多。就已往言之。愚民不識一字。而文人宿儒。則上下千古無書不讀。就科學言之。具職業上必需之智識者。鮮有其人。而博士碩士等。偏已有車載斗量之衆。就工業言之。十年前紡織事業全賴舊器。而數年來。機廠林立。致十之九歸於破產。就人才之支配言之。不得微位以餬口者。實繁有徒。而兼差數處。猶以爲未足者。不計其數。嗚呼。不平極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旨哉言乎。以中國與日本較。彼也取法於人。求其適用而已足。此也未能立於地。遽欲登於天。請喻以水。日本知水之切要於飲食日用也。見水一杯。取而飲之。見水一缸。取而用之。中國人不然。未獲一杯。先欲探大海容水之全量焉。未滿一缸。先欲究太空含水之分劑焉。而一杯一缸之水。近在目前。反不知所以利用之。

余在歐洲時。注意一事。歐人往往愛中國而厭日本。余就心理方面研究其故。大凡人情恆喜與弱者相交。而畏與強者相處。余曾遇一著名博學之士。曾向彼請質曰。華日同爲黃種。同在遠東。君何

以愛華而厭日。

博士答余曰。予自任教員以來。所見在歐之華生日生皆甚多。華生之荒惰者姑勿置論。惟就好學者言之。則孜孜矻矻。日夜不倦。探窮索隱。無微不至。日生有一弱點。好學之程度。祇至適用之程度而止。適用之智能既足。飄然歸去。不復求深造。予故愛華生勝於愛日生焉。余答之曰。不然。君所謂弱點。余稱之曰優點。日生求學之道。余佩之實深。君不見日本進步之速乎。余未游日本。但余曾旅行于日本經營之鐵路。物無大小。一一皆出自日廠。日本之能力。足與世界最富強者想抗衡。足以睥睨世界次富強者而有餘。彼由何法以致此。蓋彼之工作。開創之而又繼續之。且又成就之也。蓋彼始於淺漸及於深。始於易漸入於難。始於小漸達於大。始於近漸趨於遠。科學如此。工如此。商亦如此。余故曰君之所謂弱點。余之所謂優點也。至於中國。試問有何物能自給者乎。更有何物能給於人者乎。彼之工作。如涸水者然。未跨淺灘。遽入深海。深至不能自拔。如登高者然。未履低邱。遽超高嶺。高至不能自扶。譬如習字。日人以A始。以乙終。華人以乙始。以A終。譬如建塔。日人以塔底始。以塔頂終。華人以塔頂始。以塔底終。任何事業。日人籌畫一策。循序至成就而止。華人上下千古。經



緯萬端。盲行至無邊際之天涯地角而猶不止。日人如彼。雖欲不強而不可得。華人如此。雖欲不弱而亦不可得。夫彼久留歐洲者。豈不曰用非所學。用違其才。與其歸國而無用。不如久學而深造。雖然。淺就尙無所用。深造豈遂有用乎。用與不用。咎在用人者。不在用於人者。嗚呼。中國之所以不治。有由來矣。狡詐是萬應靈膏。勢力是護身神符。情面是終南捷徑。學與品則老死牖下。不平如此。國何以存。

中國惡之方面固失其平。而善之方面亦常失其平。其例千萬。禿我筆不能遍敘。就最近教育總長章士釗之舉動言之。恢復考試制度。誠善也。平之道也。然同時又禁止白話。則太過矣。卽又失其平之道矣。

中國雖弱。中國民族却不劣。國本在民。民猶樹之根。中國之根極良。卽軀幹亦頗強。惟樹頂則病疲不堪。外人品論中國。每於高處着眼。每以重大責任如大塊鐵石加于此病疲之樹頂。而於低處之高尙農民如樹根者。反視若無睹。此殆於不平之上。又加以不平者矣。

中國數千年爲農國。故農民實爲中國之心。此農民聰明正直。誠樸勤儉。實非他國人民所能及。有

此人民而國不能振者。無他。百事百物。皆失其平故耳。

救國之道。應從根上着手。從低處建一基礎。此基礎貴簡單而又強固。曰公道及廉德是已。任何人。任何強力。如不以此四字爲基礎。則終必歸於失敗。何也。終不能達於平之勢也。

庚子賠款。由各國退還。此各國之美意也。然其用途將用之於平之道乎。抑用之於不平之途乎。若各國眼光。始終祇見樹頂。始終祇知以大塊鐵石加於病疲之樹頂。則不平之勢益增。余徒見其損己而又害人而已。大學校之出現。如野草蔓延。而小學校中學校則殘缺不完。職業學校更寥寥如鳳毛麟角。譬之於人。頭重腳輕。骨朽腸空。其不傾跌壓死者幾希。西人號稱明達。而見不到此。殆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反不見輿薪者乎。

欲圖中國之進步。第一步須注重於民生。第二步須注重於初級教育及職業教育。此爲強固之基礎。基礎既成。乃能立柱砌牆而完成房屋。人自呱呱落地。卽需飼養。飼養成成人。乃有智識而需教誨。養先於教。事之順者。教先於養。理之所無。余故曰。第一步須注重於民生。初級教育。所以使人人具必需之智能。職業教育。所以使人人有謀食之技能。有此普通之智能及技能。方可漸進於高深之



域。所謂登高自卑。行遠自邇者。是也。余故曰。第二步須注重於初級教育及職業教育。今日中國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外人對於中國。亦鮮有順其道而行之者。

今日世界上之偉人。以伊大利總理莫索里尼爲第一。稍留意於世界大局者。靡不知之。沙番特氏評之曰。何者爲莫氏之魂。平而已。如何可平。先之以衣食。繼之以禮樂而已。莫氏嚴禁兼職。廣謀農工生利之方。其功績真舉世無雙。世界新進之國爲美利堅。世人每譏其科學及美術。遠遜於歐洲各國。夫譏之甚是也。然獨不見今日美國之科學及美術。漸能追蹤歐洲乎。開創之初。先興工業。工業既盛。乃致力於科學及美術。豈非與莫氏同其主義者乎。再論及日本。治國之驟步。依然如此。獨中國則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微薄之經濟能力。盡消磨於不急之務。無鞋而先戴雄冠。無褲而先着華衫。無衫而先服繡襖。顛倒錯亂。五光十色。世界上不平之國。無有甚於中華者矣。

各國如有翊贊中國之盛意。應先勸中國去其不平。美國煤油大王在北京建造之協和醫院。其偉大實世界無匹。何人不欽之感之。然亦有人批斥之。其言曰。華人貧病乃爲研究之資料。故華人之貧病。外國科學家之所喜也。華人貧病。乃爲收撫之機會。故華人之貧病。外國宗教家之所喜也。苟

非貧而且病。則慈善事業不爲奇。而倚賴慈善事業之心亦稍淡矣。

余于某文中曾言中國俄國不同之點有二。然而中俄兩國却另有相似之一點。卽不平是也。舊俄之喪失。由於不平太甚。而中國不平之勢。亦日甚一日。製造不平之人亦日多一日。此余所以爲中國危也。俄國革命舉動。慘不忍言。中國斷不可仿演此慘劇。然欲免此慘劇。必先平其不平而後可。其術維何。平者勿再使其不平。不平者竭力使其漸平而已。何時用此術。尅日行之。勿以今日待至明日。何人用此術。人人行之。勿以此人委諸彼人。今日高居之人。應自動的一察卑居者。今日卑居之人。宜設法使其能接近高居者。欲達此目的。全賴不高不卑之中間人。大凡高卑懸殊之罪過。皆由此中間人所造成。此輩素不願爲溝通高卑之事業。不溝通則此輩可播弄一切。而漁利於其間也。不但此也。此中間人日日利用機會以攫取金錢。攫取地位。而驟臻高處。如是則高者日益多。而不平之勢日益甚。當余在莫斯科旅行時。頗思考察民情。列甯雕像。森然矗立於繁盛之區。其遺尸保藏於玻璃棺。而停厝於極樸素之小室。此簡單二字。最足以動人心。無論爲過激派人。或爲反對黨人。對此簡單之莊嚴。莫不爲之驚心動魄。以視帝皇巍像。竭民脂民膏以逞其華麗侈糜者。其平



與不平之區別爲何如耶。孫逸仙者。世所稱爲中國列甯者也。余之觀察。無彼此偏倚之私。余惟就事實及哲理以加評判。余聞國民黨人經營孫陵。仍不脫鋪張揚厲之舊套。視列甯之以簡單爲精神者。相去未可以道里計。豈帝皇之魂。始終不能離去中華人之腦壳乎。抑侈糜二字爲中華人千秋萬歲不肯放棄者乎。易言之。中華人殆永不肯以平字爲治身治國之大道者乎。總之治亂之源。不外一語。曰平。與不平而已。小平者小治。大平者大治。小不平者小亂。大不平者大亂。平其所不平。圖治之道也。不平其所平。造亂之道也。不平其所不平。亦不平其所平。仍是圖治不足。造亂有餘而已。我人須期社會各階級間。此級與彼級間。漸趨於平。同一階級內亦漸歸於平。無治人之責者。處己以平。有治人之責者。處己治人皆平。時無論久暫。事無論大小。一一皆持之以平。夫如是。然後可以言民生。然後可以言民智。然後可以言民德。然後可以言民權。

## 十一 文乎藝乎

中華工程師學會詹氏徵文。有提倡技術精神一語。予正欲執筆應徵。說明中國革命無效之原因。大抵在破壞之後。未能繼以建設。大抵在破壞人材多。建設之人材少。大抵在文士武士之工作太多。而藝士之工作太少。忽於西報見胡適博士在倫敦留學生會之演說。不禁感概橫生而益不能已於言。

博士此次赴英任務。係討論庚子賠款退還後之主權及用途。

博士才品。衆所欽佩。博學多文。又長於詞令。於文學之革新。及白話之推行。功績甚偉。此次演說。一則曰物質文明。非但可以生利。一則曰當初留學青年。只習科學及技術爲大弊。第一語與予意見相同。第二語則在今日有流弊。蓋十年前人固偏重於藝。而十年以來。則人又太偏重於文也。予所謂文。包括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等等。藝則指路鑛機電農林化美等等。一爲無形之學。一爲有形之學。予就此文藝二事。詳言其輕重緩急之利害。

予之所言。非與博士辯。乃就其意而引申之。

無論華人或外人。凡關心於中國之興敗盛衰者。皆認中國之弱點。在缺乏藝之能力及藝之職業。



試取中國外國學者人數。作文藝兩項之統計。可悟中華爲特殊之國。特殊之焦點何在。曰有口無手。曰有文無藝。

予非不知文之爲益亦不小。但文與藝須有適當之比例。方能互相調劑。而互生其效用。畸輕畸重。且不可。矧可令其一爲○數一爲8數耶。

藝。賤業也。中國之輕視藝字。由來已久。因此則生利之藝士。往往棄其本藝而改作文人。或猛驅其子弟棄藝而就文。（工匠之子弟無一不然。）

辛亥革命之後。世人稍覺其非。稍悟生寡食衆之害。稍知生利之真道。在藝之工作。然而習藝之人終屬寥寥。留學還國。有不能謀得一職者。有嫌其太勞苦而改充官吏者。其耐勞努力之少數分子。卒鮮有所成就。無他。中國直不欲建設故也。中國直不欲增加生產之能力故也。恃借債以度日。借而又借。債上加債。如醉如痴。永不作回頭之想。外國放債者。保護其自己生利之事業。廣佈其自己建設之人才。乃是當然之結果。結果之結果。則徒爲中國建設生利之藝士。斷絕其門路而已。中國究思生利以還債否。如欲有生利之事業。究恃於白面書生乎。抑賴於勞力之藝手乎。

空言爲中國之專長。妙語生風。居然能與世界強國相折衝。而實事求是則無力。予敢正言相告曰。文士所長者妙語。藝士所長者實力。又敢正言相告曰。中國之富力已窮。目前最缺乏者。爲藝。爲工作。爲生產之能力。於無財之國。理才如於無水之井汲水。又譬如庖廚司烹飪者無數。而廚中實只有冷竈空鍋。袞袞諸公。究能永享其果腹之幸福否。

今日非無二三政治家理想家。稍稍燭見及此。而行與言違。予徒見其倒果爲因而已。

文學哲學等等。其名非不美。其趣味非不深長。予何嘗不尊之愛之。然就生利方面觀察。只可謂之理論。不可謂之職業。妙理縹渺於天空。高則高矣。遠則遠矣。然而切近生活之道。果在此乎。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仁義。此天理人情。豎盡千秋。橫盡萬國。無有能逃者也。

理論多由生活上之經驗得來。不能盡得之於學校與書籍。至於職業。則人人能有成就。近之有益於本身。遠之有益於社會。我聞有以職業家而成爲文學哲學家者。以文學哲學家而成爲職業大家者。則未之前聞。無他。職業非不習而能者耳。非可以空言塞責者耳。

中國不欲富強則已。如其欲之。舍生產職業。實無他途。無尊卑貴賤。皆不能逃避此一途。



中國人之性格。無一不備。聰明冠天下。尤能忍受『不堪忍受之負荷。』而獨缺乏實力。歐戰時。赴歐之華工。爲數甚衆。考其工作。三華人不能敵一歐人。然當其放高言論。則又勝於人人。其故安在。耳目手足相同也。圓顛方趾無異也。所缺乏者實力耳。藝耳。

缺乏者實力。則所當增進者亦爲實力。欲增進實力。須鼓勵藝士。而尤須先破除最舊最朽腐之觀念。卽文貴藝賤四字是已。

予謂缺乏實力。非謂中國無勞力之人也。無如勞力者不能勞心。勞心者不能勞力。換言之。作者不思。思者不作。言者不行。行者不言。具調劑之能力者。厥惟藝士。嗚呼。有能力而鄙夷之。果何故歟。理論家有以物質文明爲西洋之厄運者。果爾。則我國人之尊文賤藝。可稱人皆愚而我獨智。人皆夢而我獨醒。雖然。此二語究竟可視爲顛樸不破之定評乎。究竟絕無考慮之餘地乎。予答之曰否。人未必真愚真夢。我未必真智真醒。我與人同處於現在地球之上。人求生。我亦求生可耳。人不求死。我亦不求死可耳。人皆生。我何必先死。人皆死。我亦何能獨生。

民國成立已十六年。窮象年盛一年。窮人年多一年。慈善機關。逐年增加其預算。而愈無救濟之力。

十三四齡之童子。高不達長人之脅。爲生計所迫而賣其氣力於牛馬之職務。如洋車是已。人每發其不負責任之空言。謂此輩丐者與窮民。何不另尋一種較有人道較不勞苦之工作。吁。彼果於何處尋之乎。遍國中建設生產之事業。殊寥寥也。

平原沃土。不枯於苦旱。卽湮於淫雨。無辜小民。不投入軍隊。卽迫爲匪盜。

號稱上中階級之人。不得已而擁塞於官之一途。世界上官之生涯。無有如中國之盛者。然而一時之免爲災民。積久仍成爲災官。

據北京導報所載。世界京都居民之死亡率。以北京爲最高。

近年來之慘狀。更不堪設想。尸流遍野。或僅赤埋於田內。或竟浮飄於河中。疫癘蔓延。勢所難免。以上種種。其故安在。其罪在何人。曰在不興生產之事業。曰在輕視生產之人。有何術以救此。曰有藝先於文。藝急於文。

刀兵疫癘之源在貧。貧之源在無工。被災者不但華人在。華人之外人。何嘗不受其害。近日日本大員 Saburi 夫人。救世軍首領 Pearce 氏。皆是受災之人。此外尙不可勝計。病僅是結果。原因在



華民之貧。華人外人。皆應悟此循環之因果。

慈善事業。非治本之道。例如北京協和醫校。建築非不偉大。設備非不完善。予曾與一華人談。此人體弱而智強。所言頗有深意。其言曰。『欲研究病理。宜先有病人。病之前爲貧或災。中華貧與災並盛。西醫殆幸災樂禍者乎。』予答之曰否。研究病理。謀所以除病。彼又笑語曰。『病源在貧不在病。治病不在藥而在飯。飯之源。則在工藝。』

各教會多辦慈善事業。其志可嘉。而其目的實未易達到。何則。無以活人之身。卽無由化人之心也。數月前。京郊爲軍隊蹂躪。男女災民以數萬計。慘無人道之遠。因近狀。予曾撰文以告諸當世。題曰『爲北京兵災告友邦人。』蓋其時關稅庚款法權等會之各國名流。稱欲調查中國實情。故予以災害實情告之。

此外尚有一事。予欲於今日補述。予曾遇一災婦。左手抱病兒。右手取水飲之。水不淨而亦未煮。予告之曰。此水甚穢。含微生蟲甚多。飲之有害。該婦怒目相報曰。『子殆爲教士乎。平時以誦經拜神相勸勉。今日亦然。子非貧人。子豈知貧人之苦況者。什麼叫作衛生。什麼叫作微生蟲。無淨水。如何

不取穢水。無柴火。如何得以煮水。兒渴欲死。我不忍視其渴死耳。」吁。誦經拜佛。誠高尚矣。顧空言究何補於生命也乎。

予有一友。藝士也。十六年前。識之於歐洲。當時予曾勸其習藝。今日語予曰。「少年同學之棄藝習文者。或已作督辦司長。或已作公使領事。多半已揚眉吐氣。少半亦出頭露角。頭銜既榮。俸祿又巨。居處既優。衣食又豐。既可憑藉地位以開展雄才。又可多得機會以發表宏論。嘯傲於他國文明事物之下。飲食衣履。坐臥行游。乃至盥沐呼吸。無一不享藝之所賜之樂利。文士之鴻運。真同天授。至於區區藝士。無論委身於大局面之鐵路。或小規模之工場。五年十年二十年。年復一年。始終不入人之耳目。困於泥塗。老於僻壤。死於牖下。洋車且不可購。遑論汽車。石路且不得履。遑論木路。或平滑如鏡之瀝青大路。微量之辛資。不得償低程之生活。或竟皇皇如喪家之犬。投於東西而東西擋。駕奔於南北而南北閉門。……」

予於此喟然而歎。歎尊文賤藝之結果。一至於此。工業萎靡。進步停頓。而非所學之積習。又屬牢不可破。督辦會辦司長局長等等之位置。在此官僚政體之下。更不授於此實心實力無聲無色之



藝士怨藝之無靈。怨已太晚。羨文之萬能。羨亦太遲。仰首呼天。天固不應。俯首叩地。地亦不管。試問當年儕輩。天才果高於此友乎。非也。學力果超於此友乎。亦非也。不幸之藝士。只能對此不情之天地。長嘯短歎而已。

一般人得意之結果。爲又一般人灰心之導線。努力視爲大愚。分利成爲風尚。建設委之後日。享用只顧目前。此種心理。南北兩方人。殆屬一致。

謹請我華人平心思之。活命者是否爲飯。飯果來自何處。一人之飯。可得之於文。是否人人之飯。皆可得之於文。又請友邦人平心思之。君等果持人道主義者。果以公道爲目標者。果有誠意協助中國而知利人卽以利己者。則退還之庚款。當悉用於直接生產之事業。貴國救命之物爲藝。請亦以藝救華人之命。

人若只知有一己之飽煖。只知享用現成之衣食。則千萬人自生自死。當然不關痛癢。全國內藝之需要及缺乏。當然無須研究。但我人豈僅如此者。豈不欲爲全國生活問題謀一解決方法者。夫如是。則藝之輕重緩急。實爲生死存亡之最大問題。

今日苟欲展築一二鐵路。覺鐵路工師已不足。欲創立一二機廠。覺機械工師不敷分配。製造數種工業上最不可無之鑼水。覺化學師不易羅致。予今以最低希望。叩求於大人先生之前。不希望興辦大批工業。只希望興辦其一小批。假定以日本工業十分之一為限度。請在算盤上撥動幾粒算珠。卜問卜問。應需一小批之藝士若干。又在竈神前卜問卜問。此藝士將由何處產生。如不產生。則人人向冷鍋空竈討生活。予實有同歸於盡之慮。

予取日本工業十分之一為限度。大人先生。如尙嫌其為太高。則予當以童子所習之普通算式。證明此限度之甚低。日本幅員。約小於中國二十倍。若以幅員之比例併算。則其限度僅為二百分之一耳。 $\frac{1}{10}$  與  $\frac{1}{20}$  相乘則等於  $\frac{1}{200}$  也。

抑更有進者。中國目前區區已有之藝途。同時有二種矛盾之現象。一曰有人滿之患。一曰有才難之歎。夫既人滿。豈非才多。夫既才難。豈非人少。乃人滿才難。成爲同時內之現象。理論上絕對不通。然而事實上確鑿如此。其故何在。以予度之。用非所學。或用違其才四字。應居罪惡之半。中國藝途既隘。而藝之地位。又多爲無藝之人搶去。有藝者自無容足之餘地。此所以有人滿之象也。中國治



人及治於人者。其資格恆屬兩歧。藝之事業。主管者恆非藝途出身之人。自身既不知藝爲何物。則所管之少數藝士。事務上既少諒解。情意上又少融洽。賞罰升降。更少公平。主治者視被治者爲下僚。被治者視主治者爲塑像。由隔閡而生怠玩。由怠玩而致廢弛。往復循環。初時有藝之人。積久而漸失其藝之精神及毅力。此所以有才難之象也。事業隨之腐敗。鐵路最爲明顯。他人代爲建設者。且破壞若是。說者歸咎於武人。實則文人之咎亦多。官僚治國。病民病國而官獨利。充弊之所極。貪官污吏。有始終見容於社會者。有歛迹數年而仍榮升者。社會之罪惡。實社會自造者也。總之人處今日。飲食於藝。衣履於藝。坐臥於藝。行於藝。又游於藝。生於藝。又老於藝。死亦有賴於藝。自孕於母胎之前。乃至壽終正寢之後。無時無地不受藝之所賜。藝之爲用誠大矣哉。予不忍隨聲附和曰藝賤藝賤。予直敢大聲疾呼曰。藝尊藝尊。

## 十二 何謂教育方針

孫馨遠在南京時。曾有教育方針之宏論。今雖已成昨日黃花。然其所言。頗足代表一般人之心理。竊故追憶之。而欲有所糾正之。

教育爲國家大政。播種在今日。收穫在將來。

孫氏以爲各國各有特別之國情。飭令教育機關。就本國需要而改定教育之方針。余聞之不能無喜。蓋無論見地如何。而要其重視教育之盛心。則已顯然可見。有盛心乃有盛業。教育當局。從此研究利害。各施所見。不患無明確之方法。卽不患無良善之成績。敢以鄙人所見。與當世一商榷焉。竊常聞外人之言論。以爲西人自西人。華人自華人。彼此截然不同。華人所需者。非西人所需。西人所能者。非華人所能。此種見解及言論。余素厭之。獨惜今日華人。亦有具此種見解。持此種言論者。華人能以粗飯度日。西人非精饈不能度日。此一事也。能謂西人之智力強於華人乎。不能也。惟其然也。反足證明華人之體質。實強於西人。苟華人亦能以精饈爲食品。則其智與力。豈不更勝於西人也乎。

余曾參觀某貧兒院。據院長女教士言。以普通情境而論。華兒之智力。確不能敵西兒。然同一兒也。



苟飼之以良食。加之以體育。則其智力。顯然與他兒不同。此係該教士親驗之結果。洵如是也。彼就普通情境以妄斷西人華人優劣者。實皮相之言也。反之。若西兒而處於卑劣之情境。飼以粗糲。又禁錮其體育。則其智力之薄弱。與華兒等耳。

我人須知西人是人。華人亦是人。人之原則無異也。

我人須知西兒是兒。華兒亦是兒。無論爲西歐爲東華。其生也無異。其長也無異。其死也無異。其所需之空氣無異。其所需之營養物無異。所不同者祇境地耳。

今日世界開通。無論東西南北。幼童所受之教育。須適應於今日及將來之需要。至於過去時代之需要。則僅適於過去時代之人。與現在之幼童。實不相干。

過去之故事。或屬可喜。或屬可悲。幼童固當知之。已往之陳迹。多可爲後事之師資。然所謂師資。非謂刻板式之摹仿。乃謂得失上之鏡鑑而已。

我人處於競存之世界。中華民族。若不欲爲他種民族壓倒。則應具同等之智與力。萬國教育之原則。爲發展智與力。我何能舍此而另闢蹊徑。

人謂各國之教育方針不同。余謂不同之處甚少。而又僅一二細節。法國幼童入校。往往有人伴送。英國幼童。多單身獨行。德國幼童。却又於入校前結隊互鬥。所不同者如此而已。祇各國之習慣而已。

西國幼童返家。先接吻於祖母。次接吻於祖父。中國致禮。先祖父而後祖母。不同之點。僅在此細故。誰曰不可。至於教育大綱。則號稱文明進步之國。靡不相同。既無分於東西。亦無別於南北。若謂宜於彼者未必宜於此。則豈彼所戴者一天。此所戴者又不天乎。彼所履者一地。此所履者又一地乎。彼所照耀者一日月。此所照耀者又一日月乎。大造無私無界限。人類見其私與界限。乃人類自私自限者也。地球繞日球而行。東方白晝。西方黑夜。不同只在虛象。天理則詎有異乎。我人豈可因東晝西夜而卽謂日球繞行地球者乎。張冠李首。各有其宜。誰曰不然。然首與足究爲異物。冠與履當爲異用也。謂張冠不宜於李首可也。謂張冠只宜於李足。則不可也。

外人頗有不樂睹中國變法者。余曾遇一荷蘭貴婦。一日謂余曰。君多華友。君應勸彼等勿改西裝。西裝不適宜於華人。男子長辮。女子小足。何等雅緻。奈何效法我人而改去之乎。



余答之曰否。華人改裝。何嘗效法於君等。彼只應時世之需要而改變之耳。改變而取法於世界通行之成規。理固然也。君等今日之服制。果與古時之國裝相同乎。君等祖先足上之木屐。及頭上之線帽。今果何在乎。貴國古時華服。余在圖畫中見之。當在貴國游歷時。欲覓此華服。而不可得。人爲余言無可覓。入古物院乃得見之。然則物隨時而變。隨環境之需要而變。從可知矣。若今日北京外交人員。各服其紅紅綠綠尖尖圓圓之古裝。則其采爛希奇。視長辮小足當更過之。華人今日需要之服裝爲輕便。易長袖爲短袖。雍長髮而留短髮。圖其便於工作而已。

中國圖進步而變法。夫舉足前進。固當三思。而舉足後退。更當千慮。忽進忽退。其結果非但等於零。且將落於零度下矣。

今日若干學校。頗顯退步之象。甚有退至數百年前之原狀者。良可歎也。

青年爲求學時期。干政會議。足以悞學。此固校風之應改者也。

青年光陰之寶貴。一刻勝於千金。而中國假期之多。不可勝計。屬於普通者。已名目繁多。屬於特別者。各校又各自爲政。政潮愈多。紀念日亦愈多。依現在之情勢。以推度將來。恐每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爲放假之日矣。此固校假之應改者也。

童子之用心。宜平均分配。今日有主張以每日八點爲課時者。以年計。失之太寬也。如彼。以日計。生之太嚴也。如此。此固校鐘之應改者也。

教育之大綱。余只能以一語相告。曰萬國一致而已。

人生大概可分爲四期。自初生至十餘歲。爲蒙養時期。自十餘歲至二十餘歲。爲力學時期。自二十餘歲至五六十餘歲。爲勤務時期。以後爲休退時期。第一第二時期。至多不過二十餘年。第三四時期。則四五十年之久。若前兩時期內。蒙養無方。而又不能力學。則以後四五十年之長時期。游手閒身。只能爲害於社會而已。故辦理學校者。應使此前兩期內。極短促之光陰。無片刻之虛靡。庶幾對於個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可告無罪。如其不然。則學校祇爲造孽之大廠而已。余見今人。有以麻醉品爲教育方針者。其造孽固甚大。亦有以麻木品爲教育方針者。其造孽亦不小也。一則失之太過。一則失之不及。余曾著一文曰。『太過與不及之罪惡。』凡事皆然。而教育尤甚。爲人師者。奈何以一己之偏見。而悞人子弟於無窮乎。



余請問中華是否欲立身於列國之中。如欲與列國並立。是否應發展幼童之智與力。以達於富強之域。如欲發展其智與力。是否能違背於各國所以發展智力之普通原則。若謂普通原則不適用於中華。則請問中華特殊之原則。究竟何在。

總之教育大綱。萬國相同。其不同者。祇可謂之細節耳。如謂大綱可以獨異。則必跳出於天地之外。而後可。

## 十三 成功之道何在

一年以來。南方偉人曰某某先生。先生其能成功乎。先生以外之諸偉人。其能成功乎。或曰能。或曰不能。

『中華人在中國行事。應參用中國之習慣。不能如外國人之在外國行事。』此堂皇冠冕語。予屢聞之。而予敢斷言曰。中國之所以不能興起。及中華人之始終不能成功者。其毒根皆此冠冕語也。

此冠冕語之內幕。常含一點黑星。曰私利而已。革命僅到私利之前面而止。一切皆可破壞。獨在私利界限。則以破壞他人的。滋長自己的爲目標。卽不滋長。至少亦須破壞他人而以自己代之。以暴易暴。以惡易惡。以貪易貪。皆恃此冠冕語以爲保障。無南北左右紅白。皆以此冠冕語爲欺人瞞人之利器。萬口同聲。儼然如金科玉律。儼然如算學科學之公式。

刻板式之模仿。予固不贊成。然而採取實有其道。譬如擇食。食則必求其消化。不消化則弗如勿食。在中國欲有成功。並非難事。只須隨時隨處遵循正道而已。譬如火車之必循軌道。無軌道固全車傾覆。有軌道而稍偏稍彎。亦仍不能免傾覆之禍。徒令乘車人死於非命而已。

德國總統興登保何人乎。非紅非白。非左非右。與其謂爲民黨。無甯謂爲帝黨。聰明才具皆平庸。且亦非政治大家。年齡已達八旬。則血氣亦不甚強。然而德國之進步。却有一日千里之勢。歐戰所受之巨創。幾已恢復元氣。無新無舊。歌功頌德之聲。遍國中。頂天立地之重任。集於此七尺老軀。彼由何道以致此者乎。別無他道。如行車之維持軌道而已。一次宣誓服從民國之法律。則以後事事皆服從此法律。自己守法。他人有逸法者。用全力以遏止之。彼所握定之方針。不過如此。然此方針者。



實具無上之能力者也。彼知國家猶火車。國法猶軌道。彼知軌道之小小偏斜或彎曲。即能使全車傾覆。彼知欲維持火車。應先維持軌道。彼知維持之責任。寄于一身。知之即行之。一日行之。且日日行之。此興氏之所以爲興氏也。此德國之所以爲德國也。

我人果採用新式火車乎。抑仍沿用舊式之驟車乎。如欲沿用舊式。則明明白白沿用可耳。若既採用新式火車。而却又曲折軌道。又截斷軌道。以遷就私意。雖欲火車之不傾覆而不可得也。

採用火車而變更軌道。變更之以使其適合於私利之程途。時時以冠冕語爲保障。此私利之護符。此真中國之大不幸。且其不幸實爲世界萬國所罕有。

俄國共產制度。究竟如何。予不知其詳。然而中國所謂共產。究何如乎。某君夫人之行爲。不已昭昭在人耳目中乎。汽車六七輛。似屬過甚之言。惟三輛則是確數。顯要地位。支配於其叔其妹。其子其姪其女其婿。豈太子制度與平民制度。應並駕齊驅者乎。豈皇親國戚。應在平民制度上。另闢一欄者乎。何者爲彼之護符。仍不外冠冕語曰。『中國自有中國之國情。』予不知何謂國情。意者即私利兩字乎。

夫人夫人。君於採用火車之時。卽預定傾覆火車之計。予不知繼君而起者。將再演此苦肉計否。抑或反其道而糾正之乎。要之。乘車人之斬頭刖足。過去之事。君不問矣。乘此閒暇。逍遙遨遊於外洋。或由黨部特派。並由臨時政府供給豐厚之川資。此必爲君第二計畫。此計畫殊不足怪。蓋中國二十年之老套。始終如是。君不過老戲新唱而已。特派員作何事。過何種生活。予知之。予不必言之。大抵亦不外如前人或他人之故技而已。隨員秘書僕從。至少一打或半打。頭等艙位。不在言下。前年大小軍閥徐樹錚。盧筱嘉。耗靡民脂於外國。予曾作文。明擊或暗刺。顧其鋪張揚厲。尙不如今日平民首領之盛也。

君是華人。代表四萬萬人之大民族。君必曰體統攸關也。老套冠冕語。原爲華人處處適用之公式。何獨於君而疑之。

代表之體統攸關。誠然誠然。四萬萬人中。有前乎君者。君見之矣。有後乎君者。君亦見之否乎。我國窮民之數。超過全世界窮民之總數。君亦代表之乎。不滿十五歲。及已過六十歲之窮民。不得已而拉洋車。君亦代表之乎。各省自生自滅。無人顧問之棄嬰及殘老。不知凡幾。君亦代表之乎。刀兵飢



荒中之餓夫浮屍。以數十萬計。君亦代表之乎。某日某西人。旅遊某地。以殘餘之肉骨投於地。已入犬口。衆人奪於犬口而食之。貧苦之象。一至於此。君亦代表之乎。君亦將以堂堂皇皇之體統代表之乎。

予所最憐憫者爲青年。激於愛國之真忱。悞於空妙之議論。蜂擁投入於君等所操縱之火車。彼等以爲青天白日之前程。真如紙面布面所繪者之可喜。誰知彼等一入火車。君等卽改撥軌道。而駛入私利之岔道。

夫人夫人。君之招牌。爲平民主義。此新式之火車也。而君之軌道果何如乎。予與君無一面之緣。無一日之仇。與君同道者。不知凡幾。惟君獨授我以鐵證。君之汽車及貴公子之高官。何一非以青年之赤血換來者乎。予憑良心爲君進一言。並爲一般偉人同進一言。

## 十四 華人自辦事業之成績如何

天津南開學校二十二週年及女中學落成紀念大會。余乘此機會參觀全校。心神愉快。猶夢遊勝地。

由校到津埠。汽車僅十分鐘。鐵路到京都。火車僅三點鐘。然而余在其地。似已出於中國之外。又似不在眼前時代之中。余豈真在夢中者乎。無他。該地之空氣與精神。大異於他處故耳。

中國目前之混亂。如狂風暴雨。禾稼花木。無一物不爲之摧殘。獨有一物。超出於政潮之外。屹然不動。且又日進無疆。就余所見。則南開學校而已。

狂風暴雨中之鮮花碩果。世所罕見。南開初成立時。僅如一粟之細粒。而發榮滋長。卒能使花與果。茂而且富。果由何道以致此者乎。

智與力爲今日立國之本。爲一種民族。可以抵抗他種民族之利器。空言浮議皆無益。貴有宏富並堅強之教育。培成智力並足之人材。余觀南開學校之新青年。益歎二十二年之前。老成如嚴範孫王奎章諸君之功。爲不可沒也。

每人每月二百兩之捐款。不爲不巨。況月月年年。廣續不斷。則其果毅之精神。豈可與尋常慈善家



等量齊觀也乎。

開幕之禮節。余見之多矣。其儀式大略相似。名公巨卿。必在邀請之列。其間亦有人爲捐款善士。始也振鈴。次也演說。又繼之以軍樂。其演說無非致頌詞於成績未見之前。其軍樂大抵以華人之手。弄異國之器。奏異國之音。其終也必照相以爲結束。設茶以作餘興。此外所可誌者。則散會而已。此種老套。余已屢見不一見。蟾圓幾易之後。問此轟轟烈烈之下文。究竟如何。則有答以奄奄一息者。又有答以未生先死者。且有謂生固偶然。死已長逝者。

南開開幕之時。却與他校不同。學生僅七十餘人。旣無娓娓驚人之演說。亦無聲振天地。歡始不歡終之軍樂。紀念照片。固亦有之。而僅寥寥數人。顧此數人。固聯其臂而結其心者也。且其聯結視鐵練爲尤堅。今日偶有一二人已斷練撒手以去。只其身已隱而不現。其心固長生不死也。

凡關心於國家根本問題如教育者。類皆欽佩南開之聲譽。及校長張伯苓君辦理之成績。余於此無須贅言。但余之欽佩。在男女中學。而不在大學。余以爲中學急於大學。世人好高騖遠。未免錯誤。敝著『歐行後之感想』一文。已曾論之。

張君有一言爲余所更欽佩者。茲特表而出之。其言曰。『予僅一頭腦。苟無強健之指臂。則空頭腦亦何能爲。』張君出此言時。並指某君某君之姓名以相告。如喻鑑華光霽尹承綱章輯五孟琴襄。仇乃如潘珍蕙邱崇彥張彭春諸氏。匆促之間。余已不能備記。張君此言。殆如聘老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乎。所謂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者乎。所謂爲而不恃。成功而不處者乎。

爲頭腦者歸其功於指臂。爲指臂者歸其功於頭腦。其下各級之主管主辦各員。亦復如是。然則南開所以有成績。無非因其是一頭腦指臂兼備之活人而已。

教員職員之酬勞並不巨。中學大概自五十至一百餘元。大學大概自八十至二百餘元。此種數目。在偌大中國。在此人人悞視爲豪富之中國。實覺微之又微。然却是十足現金。月月可恃。安分樂業。用其全力於培養子弟之一事。當其初來。早知以施教爲惟一之職務。及其久留。又知以悞人子弟爲最大之罪惡。一切兼差之習。傾軋之風。在他處數見不鮮者。在該校則始終未嘗一見。斯又由何道以致此者乎。

兼差固校章所禁。然卽不禁。亦必無人兼差。



傾軋之源。大抵爲爭權奪利。南開校長。義務多於權利。觀其簿記。收入不豐。籌劃更煞費苦心。無權可爭。無利可奪。爭奪非但無益。而又有害。此傾軋之風之所以能免也。

他處一般教員之魂魄。何如者。政府之窮。已在末路。不得不奔走各處。以謀兼差。一處無錢。或可得之於第二處。第二處無錢。或可得之於第三處。因此則須奔走於二校。乃至三校四校。當其謀之未成也。固須結納酬應。以見好於人。逮其謀之既成也。仍須結納酬應。以取悅於人。其地不止一地。其時不止一時。無地無時不在結納酬應之中。薪俸之虛數。非不甚巨。而實際所獲。却有限。結果只剩得力竭聲衰四字。

人皆樂聞巨薪。妻子聞之而喜。僕役聞之而亦喜。顧亦知其家主之勞苦乎。勞於奔走。勞於結納。與酬應。苦於索薪。又苦於賒賬。或還賬。勞苦已達於極點。而校長學生。方且苛求於其後。

精神及光陰。早已用罄。課前自無暇預備。課時自無由講解。到校必遲。離校必早。皆屬情勢所當然。乃一方面既不满意於校長。他方面又不滿意於學生。校長學生。抑何不諒之甚乎。

夫如是。則既須謀所以見好於校長。又須謀所以取悅於學生。責備首當其衝。酬報則落於最後。爲

教員者真不幸之甚也。

他處一般校長之生涯又何如者？地位更高。交際亦更廣。薪額之虛數更巨。而實利依然空空。且其地位全繫於政局。如風中之燭。如水上之萍。無時不見其有動搖之象。手中直須常持風雨表以測氣候。明日有風抑有雨。雨則如何避之。風則如何順之。日夜皇皇。疲精勞神於窺測之一法。

南開學校之生活。大抵賴私人之捐助。因此。外界之險惡。不足爲累。張君引余入各廳。說明某舍爲嚴氏最初所捐。某地爲鄭菊如君所助。某地第一新舍賴徐菊人嚴範孫王益吾諸公之巨款以造成。軍樂始於何時。其器爲嚴王兩公所購。某舍爲大學。賴黎總統徐總統之巨萬及李秀山督軍之五十萬元以造成。某處爲礦科。因李組紳君提倡年捐三萬元而特設。某處爲科學館。賴美國羅氏基金團之十五萬餘元。袁述之先母七萬元。言仲遠先夫人一千元以得成立。此外又有蔡虎臣袁伯森閻百川陳秀峯王子春李炳麟靳翼青許靜仁金伯平何慶成諸公。皆先後捐助巨款。其撥助公款者。尙有盧木齋陳小石劉仲魯朱經田諸公。凡此善士。有尙生者。有已沒世者。余睹銅像及照片。似皆面帶笑容。歡樂無極。所樂維何。樂此新代青年之智與力。比之前一代之人物。似已有化



胎換骨之奇效耳。

余在天津途中。見有以寶貴之金錢。購焚紙人紙馬紙房紙轎以爲喪葬之儀節者。其火焰既轉瞬即熄。其餘燼亦埋於土而同歸於盡。善士中之在地下者。當亦笑其太愚。一則事落空虛。一則名垂不朽。一則供奉死人。一則培養活人。何樂何不樂。諸善士可謂知幾者矣。

老子有言「天下大事。始於其細。天下難事。始於其易。」南開學生數目。起於七十。而達於二千。是固始於細與易者也。惟其如此。故能成其大成。其難。然而事無論大細難易。苟主之者無相當之才。能。又不以全副精神。與之相終始。則細者易者。亦皆無一可成。觀於南開。已出校之學生。樂回母校。而與新生相聯絡。已畢業或出洋歸來之舊生。亦願回母校。而效其指臂之助。師弟間之感情。亦仍是新舊融洽。先後一轍。校長對於新舊弟子及教職員之慇懃。亦無時不溢於言表。此視彼爲一體。彼亦視此爲一體。有互助之精神。有持久之精神。又有互相諒解之精神。雖欲無成。其可得乎。才能與精神。談何容易。人不皆有才能。人不皆有精神。才能與精神。又不常相伴。余見世間事業。有朝榮夕萎者。有方成旋敗者。亦有先敗後成者。孔子曰「爲政在人。」成與敗全係於人。而人以才

能精神爲歸宿。談南開者。幸勿忽視此天然之公律。

外人常言。華人獨辦之事業。若無外人助之。則十之九不能成就。或成就而糜費甚大。然觀於南開。則此言殊不可信。論其費用。與成績有相當之比例。論其外助。則二百名教職員中。僅有客卿二人耳。我華人獨辦之事業。何嘗無成就。何嘗有浪費。要未可以一概論也。

雖然。退而思之。近年來北京方面之學校。十之九不滿意。外校視華校。比較爲良。則外人之言。亦未可盡非。余不樂其言之未可非也。余甚樂其言之不足信也。其關鍵在一人字。願當世在此字。下一深切之解釋。生一重大之覺悟。得此關鍵則事無不成。失此關鍵則事無不敗。豈但學校而已哉。

## 十五 誰之過歟

某日。余在報紙上見一演說文。係某君在青年會發表者。有一語。頗觸余心。其言曰。『目前時局之紛亂。此一般人歸過於彼一般人。彼此委過。過果在於何人。大抵各方面皆不能辭過。各方面若能



各認其過。則時局始有轉機之朕兆。』  
談言微中。余不能因其人而廢其言。原來在一可敬不可褻之國家。功未必屬於一人。過未必不屬於多人。

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惡果暴發於今日。惡因早種於曩昔。循果探因。有槍階級。未必能獨任其過。蓋謂其效尤則可。謂其作俑則不可也。

上行下效。一行百效。變本加厲。失羞惡之心。失是非之心。失惻隱之心。其勢如燎原巨火。不易撲滅。而追溯初燃之時。固僅一星星之火耳。

聞者疑予言有回護武人之意乎。非也。予不獻媚。亦不畏武器。予惟有感於瓜豆因果之道耳。其例千萬。不勝枚舉。試舉鐵路以概其餘。

歐洲鐵路當局。對於小商人小農民。或挾有勢力之名公巨卿。待遇平等。貨物之損失。及轉輸之遲悞。一律依法負責。易地以觀。我國當局。自亦無卸責之餘地。今也農輟耕於野。商棄賈於市。民窮財盡。國命瀕於末日。當局尙自諉曰。非吾過。非吾過。吁。然乎否乎。余訴之於公道。公道答予曰。否否。

某日。余於鐵路旅行。見路務之敗壞。知農工商破產之本源。實在於茲。路員語予曰。『子爲異國人。於中國情形。殊多隔膜。中國自有中國之公道。不能以外國之公道繩之。』予答之曰。『不然。公道無中外之別。』

該員悻悻然去。顧左右而言他。

予退而靜坐。閉目沉思。不禁昏昏睡去。熟睡之中。作一長夢。前後可分四段。彷彿在地獄天堂。一一參觀其真狀。第一段係見農人在曠野播種。老幼男女。胼手胝足於田間。天神賜之以雨暘。地祇賜之以膏腴。勤苦誠樸之小百姓。欣欣然喜形於色。慶本年簡陋之衣食。可以無虞。節衣縮食之所剩。尙可作來歲之儲糧。復有升斗之羨餘。則乞靈於鐵路。以運售於他地。安分樂業之外。別無所求。然此小農商。固非挾有勢力者也。卑辭厚禮以求車輛。而車輛不可得。貨積於站旁。非但無倉庫爲之暫藏。卽鋪掩幾張草蓆。亦須自備而自看管。晝暴於日。夜侵於露。陰雨則湮於水。麵粉結爲泥塊。豆麥生芽而腐爛。終年血汗之所得。至此悉化爲烏有。借問車輛何在。曰儘先供給於大勢力者。訴諸理則區區蟻命。本無論理之權。訴諸法則赫赫高堂。可加反坐之罪。飲恨吞聲。惟有盼老天爺憐憫。



於冥冥。再待來春耕耨成熟。或可補已往之損失。無奈天時地利。未能悉如人意。奇旱淫雨。相迫而來。雞豕牛羊。抵賣淨盡。除一條微命外。別無長物。可視爲產業。妻兒耐飢對泣。苟延殘喘於一息。男子棄室離鄉。另尋活路於他方。生乎死乎。付諸不可知之數而已。躑躅道途。破被一包。負於背。問彼何往。答曰無定向。惟圖賣力耳。吁。與其謂之賣力。無寧謂之賣命。細考其行徑。殆往城市者居多。有時欲覓洋車夫之生涯。有時欲充工程之苦役。然而建設之事業寥寥。小工之職業。殊不易得。惟牛馬生涯之洋車夫。或尙易充。蓋國內人類之工作。視獸類之工作爲更廉也。賣命之代價。如能兼贍其家室。實爲大福。無如一部份人。只能免其一身之餓死。又一部份之人。雖欲僅免其一身之餓死。而亦不可能焉。最後一策。惟有伸手哀鳴。作乞丐之職業而已。於斯時也。妻望其夫。兒望其父。庶幾歸來救其命。然而望眼已穿。歸期終不可卜。此情此境。去地獄幾何。而天堂中之豪富。乃大不然。勢力雄偉。事事皆有特權。欲得車輛。叱嗟立至。壟斷之事業。受中外法律之保障。居移氣。養頤體。僕從成羣。大半坐食而無事。妻若妾。則珠璣滿頭。嫌袖手之寂寞。則以麻雀爲惟一之消遣。予隱約聞碰牌聲。又聞叫和之聲。半宵之一博。足抵千萬人一日之命而有餘。未幾。神魂縹渺。忽又達於西洋。十

六年前之舊景。歷歷現於目中。當時予正有改作華人之計畫。親友皆詫爲異事。一日赴法友家話別。見一小女。纔十齡。目灼灼集於予身。並語予曰。『遠適異國。子何以有勇氣。此異國者。鬻兒而又棄兒於土者也。子其勿往。』言時淚且下。原來法國教士。常於教堂前設立香櫃。募化香錢。此小女平時節省其糖果之費。積儲若干銅元。星期日隨從其母赴神廟。投入香櫃。以表其救濟中國貧兒之婆心。聲淚俱下以阻予行。非無故也。夢境恍惚變幻。忽又見勢力大家之勢力。陡然一落千丈。享有特權之事業。多半已一敗塗地。昔日咄嗟可得之車輛。今日殆全爲軍人奪去。歛歔太息。啣恨軍閥不止。瞬息間。聞汽笛巨響。酣夢遂被驚醒。拭目急視何地。始悟神游天外。身在車中。適間乃長睡半晝而已。此時車已停。予跳出車門。散步於站台。堆廢於地之農產。依然歷歷在目。衣不蔽體之窮人。隨於我後。乞憐乞憐之悲聲。亦入於我耳。嗚呼。因果乃天然之理。非迷信之言。向使民政當局。始終主持真正公道。不因貴賤強弱而上下其手。則法紀廉恥。何致掃地以盡。士農工商四民。何致蹂躪無餘。彼歐洲小孩。亦何勞其以辛苦糖果之餘。獻其殷勤於此恆河沙數之窮氓乎。予謹請大人先生。平心一思。中國社會之萬惡。諸公是否無過。又謹請歷來朝野文武官吏人等。同聲懺悔曰。吾



過吾過。知過改過。誓自今日始。如其不然。今日之惡因。又肇他日之惡果。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 十六 旅行中之人我觀

語云。千聞不如一見。予遊歷南滿鐵路及朝鮮。幸得以所見證我之所聞。

欲知己之所短。宜先知人之所長。知人之所長。乃能補己之所短。予既見之。予不能不言之。區區之心。只盼我同胞勿囿於自是自大之舊習而急自奮勉而已。

我人評論長短。非謂長者無短處。短者無長處。例如稱甲國爲長。非謂甲國絕無短處也。稱乙國爲短。非謂乙國絕無長處也。蓋今日各國之長短。乃比較的而非絕對的也。苟長處多於短處。則稱之爲長可耳。反是則稱之爲短可耳。

評人之善惡亦然。善人非無小惡。惡人非無小善。若其人之行爲善多於惡。則稱之曰善可耳。反是則稱之曰惡可耳。

謂某國極富。豈其國絕無貧人乎。謂某國最強。豈其國絕無弱點乎。謂某國政治最良。豈其政治家絕無不良分子乎。謂某國政府中皆貪官污吏。豈其官吏中絕無一二賢明者乎。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旨。』盱世論文。得其道矣。

日本繼續不息之進步。得以免其國內之革命。其進步之途徑。與英國同。日新不已。有條理。有次序。有步伐。主動者爲握有權力之當道。其勢自上而下。中國之改革與俄國相似。在上者不肯動。在下者乃不能不動。其勢自下而上。

凡一國之改革。自上而下則靜而甯。自下而上則動而亂。一則有福無禍。有樂無苦。一則無福先有禍。無樂先有苦。順逆之關於利害者大矣。

自上而下。在下者受福。在上者並不受禍。自下至上。在下者固先受禍。在上者亦卒不能受福。

我人常言『日本無內亂。所以能變法。』此語實有掩飾自己不能變法之意。其實日本惟因能變

法。所以能免內亂。夫多數人民之所求。無非欲改善其生活而已。生活既能改善。誰復有好亂之心乎。



人皆知日本之進步。已能與世界頭等大國同其聲價。工業如朝花怒發。教育如日之方中。社會事業亦日漸擴廣。事事皆與世界大國同居於進步程途之水平綫上。顧有一事。不能全滿人意者。外交是已。夫外交爲外政。各黨各派之主張。原難一致。但日本官民。如真能見機者。此後當以更良之外交。表示於天下。曰平等與公道是耳。

評人國家。不能據一二人或一二事以立言。當就其一般過半數之人與事以立言。予就奉天大連及朝鮮數城鄉所見者以立言。則日本之政治風尚。固有令人不得不欽佩者。

予愛中國。予不能已於言。予之見地。是否有當。余不敢自信。惟有一言足以自矢者。曰無成見無私見。並無國與種之偏見是耳。

南滿鐵路之完善。無疵可摘。且間有勝於西洋之處。

奉天城外。有日本租借地。道路寬坦。新造者繼續不息。舊有者亦循環修繕。房屋建築。豐儉適度。公園及廣場。亦屬應有盡有。而一入省城。情形大異。衛生工程。更無從說起。

最令予觸目驚心者。則爲華日生活精神之懸殊。日人生活。以家庭爲本位。夕陽西下。一日之勤勞。

既畢。夫攜其童。妻攜其兒。夫與妻齊肩偕隨。或散步於通衢。或聚遊於園場。任何一處。見男子卽見女子。見女子卽見兒童。此種生活。詎非以家庭爲本位者乎。至於華人的生活。則以個人爲本位。城內無論矣。卽同在租借地內。夫之娛樂在一方。婦之行止在又一方。夫婦兒童偕行者。僅能偶然一見而已。有時僅爲選購首飾而已。中國數千年之家族主義。固有多少相當之好處。亦不無相當之流弊。矧更濟以家庭之流弊乎。

與奉天城相距不遠。有地名湯崗子者。溫泉在焉。造路建屋。鑿池開湖。簡樸而頗完備。予至其地。適爲星期日。日人家族。來此逍遣一日者。殆以百計。所見華人數名。或僅子身。或僅有男友作伴。否則攜一妾或妓。家庭則不得見焉。二事以爲。其言予。奉天夫。奉天固華土也。華人與日人相比較。其多少不可以數計也。而日人如彼。華人如此。予謂華人生活以個人爲本位。夫豈過甚之言。

國以家爲本。家齊乃能國治。孔聖人不嘗言之乎。評人之國者。先評人之家可耳。覘己之國者。亦先覘己之家可耳。



大連爲日人新經營之海埠。大於奉天省城數十倍。租借之名猶是。而景象尤日多華少。道路更密於奉天租界。四通八達。錯綜如蛛網。寬平潔淨亦過之。隨處可得汽車。區內一次行程。祇費半元。電車往來如梭。破鈔五分。可以任達何巷。而直至遠郊。馬車雖陋。而價更低。乘三人。費二毛耳。市內之官署及私房。大小奢儉。莫不適度。建築制度。既不複雜。材料支配。亦頗參差。大體既通盤籌畫而定。細節亦分別研究而成。有智慧在焉。有意匠在焉。有毅力在焉。於以覘工程專門家之學問經驗。於以覘創辦當道因材器使之效果。亦於以覘行政當局繼續不斷之精神。日本人之於新文明。知之則真知之。非僅知皮毛者也。行之則真行之。非始勤終惰者也。

美術之有益於人生。爲其足以陶情淑性也。爲其足以戮惡嗜而增長筋骨也。其重要與各種體育之遊戲同。關於此理。予他日另文論之。予今欲先以一言爲同人告者。日本人之於美術及體育遊戲。業已有充分之發展是也。日人逍遣之戲具。以賭技者爲最普通。華人逍遣之戲具。以賭錢者爲最普通。同一賭也。而利害之不同者大矣。不但此也。一則於正事之餘作逍遣。一則以逍遣代正事焉。

就市場物價觀之。大連生活程度。尙不甚貴。而日人之費用頗巨。大抵費於衛生者較多。浪費之處甚少。道路溝渠等之費用。固莫非市民所擔負。然捐金者固是市民。受金者亦仍是市民。日人發展工業。不遺餘力。多數物品。自造之而自用之。一地方之財物。如無數小球滾於盤內。滾來滾去。總在盤內。擔負重而不見苦。良有以也。執政者。取民之財以辦利民之事。斂之自民者。仍散之於民。代民辦之。與民自辦無異也。則民殆以擔負易樂利耳。

日本工業之日新。實可驚人。鐵路大宗材料如機器車輛鋼軌等等。更無論矣。予嘗言。作事須創始之。而又成就之。且又繼續之。日本人具此精神與毅力。且又無時不改良焉。十年以前。日貨每易識別。因其品質劣於歐貨也。然而近數年來。日貨識別已不易。或竟能與上等歐貨同其品質矣。予在玻璃廠親睹其出品。只見歐籍技師一名。則其出品固可稱爲完全日貨矣。夫客卿何害。道在善擇之。而善用之耳。且交換爲人類必需且最利之舉。智識及技能。精神與物質。無一不然。日本變法之初。客卿甚多。直至自己經驗及習慣十分充足之後。始漸將客卿辭退耳。

予遊彼地。適在暑假期中。未能參觀學校。夫欲知教育之優劣。固須先深知其教育方法及課程內



容。然若就其青年子弟細加觀察。亦可知其七八分。日本男女兒童。十九西裝。顧盼英爽。軀幹剛強。態度敏活。望其背不視其面。則直疑其爲英美健兒。從前世人。每以日人身裁弱小而以小字諡之。今睹此新代青年。不復能以此字諡之矣。謂非教育之成績而何。返觀我國。教育未發達而已衰頹。能毋愧赧。

大連雖爲租借地。究仍是中國領土。論其居民。華人多於日人數倍。時至今日。所見婦人尙多裹足者。所見兒童。其態度既不活潑。其軀體又頗柔弱。其顧盼乃游移無精采。相形之下。似成爲無父母之零丁孤兒。非但無父母。並繼父繼母亦不有。予於此歎歎太息者久之。

予謂兒童皆西裝。豈因其爲時髦乎。時髦莫如跳舞。日政府固已停之矣。華人厭惡西裝。而跳舞之風却日盛。其故何歟。模仿貴得其道。若以時髦二字爲標準。則大誤矣。

醫院者。市民生活上之要需也。大連醫院。尙樸素不尙華美。廣大與北京協和醫院相等。設備則應有盡有。殊不在協和之下。據此又可見日本事業之極有分寸。予睹此醫院。不禁想起協和醫院及清華學校之華美。及其經費之來源。譬如貧人受厚餽。身服百結之襤褸。而其首乃戴一友人所贈

之錦冠。

予不知日本國內之情形如何。但在日人居留地中觀日本。無處不覺其有一種正肅之秩序。及鞏固之基礎。在此基礎上。各種事業。順序發展。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事不適其宜。商安於其商。農安於其農。工師勤於其工程之職業。警員勤於其巡警之本分。譬如自鳴鐘。司秒之輪。司秒。司時之輪。司時。司擺之輪。司擺。彈簧樞鈕。無一不神其效用。返觀中華則反是。物鮮得所。事鮮適宜。忽而充稅吏。忽而辦外交。在此處作工師。在彼處又作政客。今日一無所能者。明日却無所不能。譬如自鳴鐘內之各輪。時而不動。時而狂跳。或此輪不轄彼輪。或彼輪亂觸此輪。彈簧樞鈕。殆已全失其效用。朝鮮亦名高麗。其統治權昔屬於中國。今屬於日本。

白色在西洋誌喜。在東洋誌哀。高麗男女皆縞素。予不知其何故。亦不知自何時始。

高麗庶富與中國同。對於中國之輸出品。以人參爲大宗。人參者。華人視爲延年益壽者也。人參有天生與人培之二種。天生者固屬希珍。人植者亦須歷五六年之久。諺曰「美女不字參夫。」其意猶言。迨吉之期太長。許字之後。若必待五六年之久。則年已邁色已衰矣。



植物礦物。是高麗無窮竭之富源。予所經歷之程途。殆二三千。未曾見有尺寸之赤土。水旱天災。已成爲僅見之事。何以致此。則因森林繁茂故也。韓地多山。層巒疊嶂。枝葉蔽天。石縫之中。亦生長松柏。考其年齡。殆爲二三十歲。則可知其爲日本政府培養之結果。聞森林禁令綦嚴。伐者燒者墾掘者及遷移標誌者。皆科以十年以下之苦役。人情每樂於觀成。難與圖始。嚴刑峻法。初時人多怨之。而水旱災弭之後。樂利固人人享之矣。

高麗女子。麗於日人。亦麗於華人。洵不愧爲麗人。負物用首不用背。頭戴軟圈。俾負物得以維持其均勢。強項不屈腰。寄語世人。無罪女子。頂天立地而無愧。

予曾就食於高麗飯店。席地就矮几而坐。與日本風俗同。惟屈膝而不趺足。肴味在華日之間。侍者爲女子。全身潔白。髻與華女相彷彿。席後唱歌弄琵琶。尖似華音。哀似俄音。而情韻似日本。高麗男子。有一種淡漠之態度。負物用背。俯首折腰。狀似懺悔者。予經越鄉村數處。寂寞無興采。不見爲富。亦不見爲貧。無所謂樂。亦無所謂苦。

高麗之金剛山。名勝地也。風景不亞於瑞士。亦不亞於法國之亞爾潑。故有東方亞爾潑之稱。西人

又稱之爲礮石山。人爲我述一古詩曰：『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在昔交通不便。非生於其地。不能遊其地。故如是云爾。今則火車汽車。十分便利。人人皆可享遊覽之幸福矣。

此山草木密茂。瀑布以數十計。低者數尺。高者數十百尺。清泉曲流。音如歌曲。晨霞夕齊。午陰一時。一易景。亦一步一變狀。危岫怪石。美不勝收。竭造物之奇妙矣。循寒霞溪。至水晶岩。三仙岩。鬼面岩。乃至舊萬物相。新萬物相。名曰外金剛。長安寺。巖訶庵。毘盧峯。內務嶺等處。名曰內金剛。遊覽山水。舒神而却勞筋。顧勞之卽所以健之。人生之樂事。無有勝於此者。山下一地名溫井里。遊山之人。胥以此地爲分集之所。地方式之旅館。由日韓人所經營。另有西式旅館。爲鐵路局所管轄。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卽名溫井里旅館。予就寓於此。館內見日籍旅客三四。夫妻子女。依然以家庭爲團體。又韓籍旅客二。無妻無兒女。予初疑其爲未娶無家者流。探之乃不然。奚但已娶。且不止一妻。非但有家。且有兒女甚衆。妻兒何在。曰在彼不在此。然則韓人家庭。只可謂之破碎之家庭而已。家爲國之雛形。予曾言之。家愈齊者國愈治。日本國之所以強盛。殆亦由於家之強盛歟。鐵路人員。上自最高級首領。下逮最低級之匠役。無一不曾受學校之訓練。火車內之僕役。多係小



學畢業之青年。積資漸深之後。可以充車隊長之職務。

日本人之思潮。與歐戰後之西人同。員役皆有一種自尊之氣象。人敬之則彼亦甚敬。人傲之則彼亦甚傲。大凡西洋人有一進步。日人亦必不肯落於其後。日本人之平民主義。亦不亞於他國。長官對於屬僚。頗謙抑。而屬員對於長官。都能恪盡職務。予在溫井里旅館所見者。足以證明予言之非虛。旅客多富貴之士。僕人皆下級侍役。自不待言。旅客於遊山之暇。與僕孩作競球之戲。同此僕孩。捧膳呈茶擦鞋拭衣。則又恪盡其分內之卑恭。

日本統治之制度及精神。以才能勞績爲標準。不以情面勢力爲標準。中國今日現狀反是。私蔑公。強欺弱。親侮疎。新擠舊。愚陵智。卑戾長。惰疾勤。貪劫廉。邪害正。惡賊善。一言以蔽之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春秋時代只有六逆。今則八逆且十逆焉。予思之。予重思之。誰實致此者乎。

予嘗言國家治亂之源。不外一語。曰平與不平。我夫常爲予言。治國只有四字。曰用人的當。用人的標準有六。曰學問經驗勤勞廉潔。年資體質。予念及此。予觀世變。予欲無言。

自元山至京城之鐵路。係一枝綫。無頭等客車。在二等室內遇一客。氣度高貴而却甚謙恭。時雖盛

暑而衣履整肅。坐立如儀。一望可知其非尋常人。每過一站。必有數人參謁。比肩並坐。毫無盛氣。來者先後語寒暄。無稍流連。前者退讓於後者。因此則極短時光內。一一可周旋普遍。坐佔一座。臥佔一榻。坐臥一如常客。夜深而寢。黎明即起。寢起却又勝於常人。予初不知此客爲何許人。迨抵京城。始知其爲朝鮮總督。夫其地位如是之高。權力如是之大。而其舉動乃如是之儉約而又謙抑。輕裝簡從。始終未嘗驚一人擾一客也。

日韓之關係。譬如後母之於孤兒。母難於爲母。兒亦難以爲兒。母雖賢而兒終嫌其無誠意。兒雖良而母終疑其有異心。

予之原籍爲波蘭。今係獨立之民國。昔係俄羅斯之屬國。幼年之事。憶之甚詳。波人對於俄國當局。陽示尊崇。而隱行詛咒。殆亦後母孤兒間之彼此懷疑者乎。

就予所見。日政府管理韓地。殊有足稱者。工業漸興。道路之添造及修養。中國不能比其萬一。學校及醫院。皆屬可觀。改良農業及水利。更日進不已。入韓人家庭而考其生活之狀況。小家有小康之象。窮民固尙不少。然困苦顛連。無如我華民之甚且多者。至於舊時高級社會之人。大抵皆今苦於



昔。怨憤填胸。此本不足怪。巨家世族。習於晏安者已久。一旦放棄其官僚生涯而須以勞動易衣食。宜其不能滿意也。

華諺有云。『東山望見西山好。西山還不如東山。』此言足以道破普通人之心理。韓人宜知愛國二字誠美麗。而公道人道實尤美麗。人亦惟幸福之是求耳。苟日人以公道人道爲基礎而管理韓地。苟其管理方法。足以使韓人之幸福與日人同。則猶店舖之經理。姓張姓李。何所爭乎。

日人處經理之地位。應猛省。果已以公道人道待遇幼主否。日人處繼母之地位。應猛省。果已出其全力以盡其爲母者之責任及恩德否。

四海一家。爲古聖人理想中之盛治。德人長於管理。苟法國用德人爲總長。則法之強盛。或過於今日。法人富於公理。苟德國用法人爲總長。則德之公平。或亦過於今日。聞者疑此爲不情之言乎。顧予之所言。固憑理不憑情者也。憑理則一切不平等之境遇。完全蠲除。何必如今日各國各張其強力。各攘其特權。致多數民族。紛紛擾擾於各不相安之苦海中乎。

今時國界甚嚴。種見甚深。在此情勢之下。各國只能各謀其自衛之道。猶太民族。散居各國。天生之

奇才異能。無論爲哲學爲科學爲美術。均有功於各國之進步。各國享其樂利。而忘其所自來。仇妒之心。始終未能盡除。無他。由於宗教及種族之不同而已。既如此。則同一種族之人民。不得不團結而抵抗他種族之侵侮。

今日東方民族。以日本爲最強。略如歐戰前之德國。強者能爲善亦能爲惡。予惟盼其爲善不爲惡而已。德國窮兵黷武而失敗。意者冥冥之中。有一更強之大物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許人以惡道霸天下也。

進思日華之關係。我華人應信服日本之智能而取以爲法。日本亦應知中國之富強。實足收輔車相依之利。

## 十七 巨頭有巨手方能救國

救中國者何人。南乎北乎。東乎西乎。左乎右乎。目前未可斷言。只可默思而已。予非政客而爲公民。



惟知放眼以遍觀八方而已。

以予觀察所得。人人欲爲善。而所爲者却相反。蓋只見爲惡而未見爲善也。

今日者。我人只覺得美麗之大國。沈溺達於極點。思用任何方法以援救之。南北左右。皆以三民主義爲標榜。究竟三民主義爲何物。明白透澈者甚鮮。腦中之神經。如颶風中之雲霧。浮沉無定向。人云亦云。亂投藥石。謂欲救出祖國於死地。

民生民權等等問題。在歐洲政治經濟學上。久已膾炙人口。無人不向此途進行。惟緩與急則隨其國情而稍不同耳。予就四週景象而沈思默念。覺惡氣已瀰滿於國中。所以使中國全盤陷溺者。卽此物也。此惡氣維何。歐洲有一諺曰。色孽。蓋歐洲人之善惡。如忠勇。如政奸社蠹。無不淵源於女色。中國女子。並不佔此重要地位。另有一種魔力。遠在女色之上。曰錢是已。予當改色孽二字爲錢孽。世界上。人人愛錢。固不待言。而華人愛之獨深。華諺有云。「錢可通神。」其實更在神權之上。又云。「愛錢如命。」其實更視生命爲重。政奸社蠹。莫不淵源於錢之一字。華人無宗教思想。故西人傳教。實無裨於中國。至於道德。則舊者已滅。新者未萌。而惟有錢之一物。

爲社會之原動力。譬如機器。動力之源爲燃料。燃料之力。能使一機動而百機皆動。人之原動力爲心。心以血輸送於四肢及全體。若輸送合宜。則血之流行於各脈者。合法而心身皆能康健。作事乃有成效。反之。若血之輸送不靈。或過度。則心與身皆病而不免於死。質言之。錢者。猶原動機之燃料也。原動機者。所以使機具作工者也。燃料之使用。愈多愈妙。錢亦如是。血之於心亦如是。血只宜流於本身。不能刺取他人之血以納於己身。錢亦何獨不然。人人欲錢。用錢可耳。用錢愈多。收效愈多。故用錢不患其多。但不能有一錢之虛靡。更不能有一錢之偷漏。何人有此能力。此人卽是救國者。

中國社會內。無一事不失其平。無一事不失其甯靜及穩固。予曾有所申論。茲再就公道二字補其義。

華人口頭。無不以公道二字相標榜。究其所謂公道。乃是自身片面之公道。而他人所謂爲公道者。却又訾爲非公道。或事不關己之時。已認爲公道者。事苟關乎己之私利。則又認爲非公道。易言之。甲有甲道。乙有乙道。甲議乙而乙又議甲。甲之計畫。乙推翻之。乙之基礎。甲破壞之。丙與丁。戊與己。



往復循環。莫不在此「似公實私」之途徑中。高下各級之執政者。莫不在此「似公實私」之圈套中。例如挑擔。前重則移其肩於前。後重則移其肩於後。一日之先後。一事之始末。移其肩不知數十百次。方且詭其辭曰。擔平擔平。嗚呼。真乎僞乎。公乎私乎。如此而欲社會之甯靜或穩固。豈非欲南行而北其轍乎。西國銅像。有以盲人持天秤者。其意謂公平之道。不係於眼之青白也。我國若作此銅像。則應以巨眼之人持天秤。其巨如天。目光四射。見甲強則曰甲之理長。見乙弱則曰乙之理短。斯殆天地外之公道也歟。斯殆人類外之公道也歟。設有人焉。無論其爲南北左右。用其天秤。賴乎手不賴乎目。目不分青白。手不分高下。此人卽是救國者。

然則可以救國者何人。曰何人具兩巨手。卽能救國。左手散金錢。億兆京垓不嫌多。而惟以不虛靡不偷漏爲條件。右手握天秤。情面勢力皆不顧。而惟以不放鬆不偏袒爲條件。今之巨頭。具此巨手乎。寤寐求之。馨香禱之矣。

## 十八 意見一致

凡一問題。各人之意見。往往紛歧。往往有贊成反對之兩派。

論政治則一派贊南反北。又一派人却贊北反南。兩派各有其充足之理由。論社會則一派人以爲女子應當剪髮。又一派人却切齒痛恨於女子之剪髮。

究竟何派理長。何派理短。實無精確之標準。祇紛爭於紛歧之意見中耳。

顧有一問題。爲人人所贊成者。右派曰然。極右派不曰否。左派不曰否。極左派亦莫不曰然。此爲何事。卽生活問題中之衛生問題是也。

「無人願死。無人喜有病。」吾人之意見雖屬紛歧。至少對於此二語。可以一致。

吾人對於外人。有惡之者。亦有好之者。然而彼等身軀之強壯。及其小兒之健康。當亦無人能否認。人稱租界爲富人所居。殊不知窮人亦以租界爲樂。某日。予自天津東站轉道赴河北扶輪學校。雇洋車代步。天適初晴。許以一元之代價。此數極豐。車夫忻忻然有喜色。

由站至租界。起士林午餐。再繞道赴舊城。再往河北。馬路之寬狹。雖不能望東西洋之項背。然平坦潔淨。已不可妄加誹議。予之人馬。（人是形容詞。馬是名詞。）腳踏平地。肺腑所吸之空氣亦佳。面



帶笑容疾馳如真馬。予觀道旁之水流。積滯之處甚少。夏不沒股。而冬不滑足。予知其地爲租界。先爲俄界。次爲法界。次爲英界。再折回法界而入日界。蓋卽中國統治下之外國統治區也。路綫甚長。而予之人馬。却不以爲苦。行時且爲予諄諄說明。此爲某界。彼爲某界。勞中有逸。苦中有樂。皆能於言外見之。

未幾。予之人馬。忽然寂寂不發言。而予身亦漸覺振撼不寧。道漸不潔亦不平。且多深淺不一之潭。或坑。

更前行。乃入一路。天然本色。一片濘泥。是時天已晴。隔夜之雨。在租界已不見水迹者。在此處乃儲蓄成澤。車輪沒入約尺許。予正凝視途中人。忽受大震。予之人馬。用全力扶持車桿。以免失其均勢。一則不願自跌。二則不欲使予墮地。三則不忍傷其貿易衣食之工具。汗淋漓背。氣喘口渴。在泥中如受電力吸住。迨拔出則一鞋已葬於地下矣。論其價值。殆佔一元之四分之一。

旣失鞋。則只可赤足以行。予甚憐予之人馬。視真馬不如。蓋真馬尙有蹄鐵爲護足之具也。此時彼固不如先前之喜氣融融。不復與予談寒暄。予亦默憐其勞命傷財。何謂勞命。蓋其筋骨皮

血犧牲已不少也。何謂傷財。蓋鞋既有相當之價值。車輪及膠皮。受損亦屬不貲也。

予問此爲何國租界。彼乃側目告予曰。「此非租界。此乃大中華之大街。租界地昔日原狀。亦是如此。」

當予受困於泥塗之時。旁有兩車。情形正相同。前面另有一車。困更甚。輪旣全斷。乘客仰天大臥。該客係青年女子。脂其脣。又粉其面。身穿綢衣。旁有男子。爲夫或爲父。予不暇細辨。厲色怒聲。幾欲揮拳。車夫亦報之以怨詞。並作怨天之狀。謂此乃天意非人力。

吁。天乎人乎。人必自悔而後天悔之。天何咎乎。租界上之天。非卽是中華民國本土上之天乎。彼在租界履平蹈和安享樂利之人。熙熙攘攘。豈非十之九仍是中華民國之人乎。

我人處此時局中。在讌會席上。每苦不能做啞子。言稍偏於南。則獲罪於反南之人。言稍偏於北。又獲罪於反北之人。是故與其多言。不如不言。若能多言而等於無言。則其術神矣。然而予所經歷之前事。似可作一席話之資料。而不致觸犯任何方面。引伸其事。又可作簿記法之談話。失鞋之費若干。修車之費若干。膂力之費。當日不能再賣第二次氣力。其損失又若干。或者勞苦過度。翌日後日。



累日不能賣氣力。其損失又若干。一元之代價。所得恐實不償所失。

至予本人。亦仍是失上有失。虛靡數十分鐘於泥漿。一也。驚慌煩惱。繚繞於神思。二也。腰臂挫折。全身不暢。三也。設在新式城市。近者如大連。乘洋車一次。僅一毛耳。乘馬車一次。僅二毛耳。乘汽車一次。僅五毛耳。今費一元而受物質精神之痛苦。豈非失上有失也乎。

予不知租界上之闊人。亦曾於租界外一嘗此苦味否。闊人出租界。非汽車不行。機大輪大。或者泥漿不足以爲祟。途中他人之痛苦。或亦無暇體會。

予在途中受此一番挫折之後。繼續予之行程。沿途氣味之惡。令人作嘔。予惟有掩鼻之一法。途中人多半亦掩鼻而過。

每日學生之經過此途者。實繁有徒。其家長雖住居租界。有時亦不免在此闊王路上經過。予欲一問。彼等亦如予之掩鼻否。亦曾將中國區外國區作香臭乾溼潔污之比較否。爲父母者。如不愛其子女則已。苟其愛之。曾一思其沒於泥塗之危險否。如其思之。曾爲籌畫方法否。予又欲一問。男女青年。見此中國區外國區之不同。見此中國先輩與外國僑民作事之不同。究竟

發生何種感覺否。

父母愛子女。原無微不至。養之以健其身。教之以強其腦。愛之之術。無有愈於此者。至以金銀田地遺子女。名曰愛之。實則害之。

且父母又應示子女以可敬可佩之事蹟。方非忝稱父母。子女皆非盲者。敬否佩否。亦視父母之事蹟何如耳。今之人日日言維持道德。維持之方甚簡易。只須以事蹟昭示來茲可耳。

存款於銀行。豈真可恃。他日共產黨或且劫之以去。與其如此。何如捐其一部份以改良此路。享之者即君等之子若女。其利息之穩而且大。視銀行之利息。十倍之或百倍之焉。

即不然。每一學生之家長。平均擔任十元或二十元。似尚非力所難勝。數月以後。君等之子女。可以免泥塗。可以呼吸新鮮空氣。腦益強而身亦益健。君等他日睹此子女。豈非大樂事乎。子若女見此事蹟而益增其敬佩父母之心。君等之有功於道德者。小之在家庭。大之實在社會。又豈非君等求仁得仁之大快事乎。

此事非但爲榮辱所關。實爲生死智愚所繫。人各爲父母。子亦一母。拋棄政治社會複雜問題。而提



出此簡單問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其能博世人一致之意見也乎。

## 十九 殺或不殺（圖救高仁山而作也）

欲正人心。殆有二法。曰用刀鋸。曰用情理。

過激思想。一如空氣中之微生蟲。有傳播之能力。有傳染之毒性。我人能否以刀鋸剿滅空氣中之微生蟲。實一疑問。

今有人焉。已傳染此微生蟲。殺之爲愈乎。抑別有更善之道在乎。

以痘治痘。以疹治疹。我國舊言。謂之以毒攻毒。科學新名。謂之以微生蟲戰勝微生蟲。思想何獨不然。

殺一人本非難事。亦不足以示威。而億兆京垓之微生蟲。仍無恙也。軀殼受刀鋸矣。思想何嘗受刀鋸哉。且此刀鋸。反足以助長傳染而有餘。惟以思想攻思想。方是良法。彼以過激來。此以情理往。勝

者爲眞勝。敗者爲眞敗。且勝者可以常勝。敗者歸於常敗。今有人焉。其思想與我人相反。我人如能以情理折服之。則同此一人。今日爲勁敵者。明日或反爲健友。各國剿滅過激思想之方法不同。如舊法。如舊俄。如新俄。如中國。皆視刀鋸爲剿滅之利器。反之。如英國。德國。日本。皆以情理爲剿滅之利器。一則愈剿滅而愈無效。一則無剿滅之痕。而實收剿滅之效。孰優孰劣。顯然可見。且舊俄之所以速亡。實卽此刀鋸劣法速之使亡者也。前車不遠。可爲殷鑒。我人奈何不深長思之。

且也。我人不應受第三者之暗中操縱。此第三者不以刀鋸劣法用於其本國。而却盼此刀鋸劣法行於我國。彼豈欲我之剿滅微生毒蟲乎。我之亂彼之利耳。

思想者。人民國家之靈魂也。正者勝。邪者自敗。邪者正之可耳。乞靈於此不靈之刀鋸。策之下矣。

二十 勤勞與逸倖（不白吃與白吃）



十六世紀內。英國文豪血克司比氏有言『世界是一戲院。各人各演其戲。』予謂世界是一利藪。各人各謀其利。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氏。與著名新聞家罕孟氏談話。至理名言。足啓人之猛省。其言曰。勤工是免去戰爭之良藥。勤工是消除革命之良方。予更進一步言之。曰。勤工能消除萬惡。

人可分爲二大類。勤勞者爲一類。逸倖者又一類。

無論爲官爲農爲工爲商。凡人恃其手技或心藝。孜孜矻矻。勞心或勞力以易衣食者。皆屬於勤勞一類。古人所謂自食其力者。此類是也。凡人恃其餘蔭或遺產或情面或勢力。智取巧奪。運其機詐。以徼倖成功者。皆屬於逸倖一類。古人曰。小人行險以徼倖。此類是也。

今日世界大問題。人曰。傭工與資本之爭。予曰不然。乃是勤勞與逸倖之爭耳。一般人單純之主義。欲以逸倖握統治之權。又一般人單純之主義。欲以勤勞作統治之本。此兩方悞會之所由生。卽兩方爭鬥之所由起。

福特何人。資本家也。非共產黨也。然彼嘗言俄國有光明之前運。並將有驚人之成績。予不知俄國

細情。但福氏此言。諒必有所根據。蓋彼於一般人之逸倖。及又一般人之勤勞。見之多而知之深矣。舊俄何國。予見其崇逸倖者也。新俄何國。人稱其崇勤勞者也。昔也。逸倖可以傲人。勤勞爲人所賤。今也。勤勞可以傲人。逸倖爲人所賤。新舊代謝。如是而已。新俄此種主義。如能持久不懈。則福特氏之預言爲有効。

一國之政治。與一國之經濟相循環。而經濟是其原因。政治是其結果。崇勤勞則生利者衆。經濟隨之而平均。政治隨之而穩靜。崇逸倖則分利者衆。經濟隨之而畸輕畸重。政治之亂象。亦隨之生矣。數年前。新俄曾一度欲推翻資本。利未顯而害已見。懸崖勒馬。仍採取小資本主義。彼所謂小。仍不亞于我國之所謂大。予故曰。今日人類之爭點。決非在傭工資本之間。而實在勤勞與逸倖之間也。經濟之代名詞爲金錢。人無金錢。卽不能生活。故人之愛錢。未可厚非。惟視乎得之之道何如耳。又視乎用之之道何如耳。理論與事實。不可以同日語也。無一人能脫離金錢。無一地不爲此物所流通。其勢力實瀰滿於人寰。善者勤工爲此也。惡者賣身賣口賣心亦爲此也。



古之人迷信陰陽。苦於生前。尚希冀樂於死後。今之人不然。死後非所問。惟欲博生前之樂耳。故愛錢耳。

中國長眠千百年。今日在初醒之期。陽光刺目。欲以一日之力。追踪他人。果循何路以進行乎。果欲達於何種程途乎。其目的及希望。果何在乎。將爲一般人擁有勢力情面者。謀擴張其勢力情面乎。抑以新勢力代舊勢力。以新情面代舊情面乎。抑欲打破勢力與情面而謀生存之大道乎。人皆愛生不愛死。且皆欲有所成就。斯固人類正當之希望矣。顧成就實有兩途。一卽勤勞。一卽逸倖。

政府之責任安在。在引民於正大光明之一途。庶幾一人之成就。卽是國家之利益。一人之失敗。亦卽是國家之損害。利與害豈偶然者哉。

中國人成就之法。向賴投機。紆迴曲折。總不外乎逸與倖。新軍閥取舊軍閥而代之。舊官僚改頭換面而成新官僚。如舊戲新唱。如舊店新開。招牌全新。精神更舊而更腐敗。其實心實力之人。反被僞充非軍閥非官僚者。誣之爲軍閥或官僚。真僞不分。是非不明。截至今日止。依然逸倖者勝利。勤勞

者失敗。然鑑於他國之前車。則此種勝敗。仍有反覆之一日。

今人標榜之美名甚多。曰國家主義。曰社會主義。曰共產主義。……究其實際。大半爲私利主

義。人人口中稱利國利民。至考其行爲。則欲利己而先害人。文人學士且如此。遑論官僚與軍閥。利

民國國之詐言。適增其害國害民之罪惡。

奮鬥不必全恃武器。武器在手者。未必可以勝人。而獨有一物操必勝之權。曰純潔之主義是已。主

義亦並不新奇。曰開勤勞之門。堵逸倖之路而已。

如何以開勤勞之門。曰獎勵而已。獎勵才智。獎勵技術。獎勵體育。獎勵文學。獎勵清廉。獎勵著作。獎

勵各種發明。細而至于縫紉庖廚。亦莫不獎勵之。

臭乳腐之爲物。不可謂非細矣。距今未久。英國曾爲一婦建銅像。以表彰其創製一種臭乳腐之功

績。政府之用意何在。曰獎勵勤勞而已。

如何以堵逸倖之路。曰以能廉敏熟爲用人之標準而已。易言之。以才能德行精力資格爲用人之

標準而已。營私舞弊。固應科以嚴刑。一切夤緣諂諛欺詐疎懶之惡習。亦應一律懸爲厲禁。捐去親



族調劑主義。此種主義。乃是家天下之遺毒也。捐去省縣偏狹觀念。此種觀念。乃是諸侯封建之流風餘韻也。爲事擇人。勿爲人設事。用當其才。勿用非所學。勿令庸者居智者之上。勿令貪者居賢者之上。勿令闖茸者浮淺者居強幹者老練者之上。勿以名器假人。勿以公職爲酬報私誼之餽贈品。一言以蔽之曰。勿以私害公而已。孫中山先生以天下爲公。夫天下之大尙須公。況在一國之內乎。先生又欲取消不平等條約。夫有條約之不平。尙須取消。同胞間無條約拘束之不平。奈何反任其存在乎。奈何放縱之而有更險更毒之現象乎。

一方面開勤勞之門。一方面堵逸倖之路。國之興者勃焉。反是則國之敗也捷焉。

一人因勤勞而獲獎勵。百人隨之奮起而勉力於勤勞。勤勞之人愈多。生產之能力愈大。人各自食其力。國乃不爲人食盡。

青年子女。最易沈溺於虛無縹渺之空理。夫此空言果何物乎。卽是引誘青年於逸倖之岐途者也。逸倖之別名。俗語謂爲飯桶。亦謂之吃白食。勤勞之別名。俗話謂之不吃白食。純潔主義之爭。乃是不白吃者與白吃者爭耳。官僚軍閥爲白吃者流。固不待言。其他以空白主義號召者。果皆非不白

查

合

心文

一〇八

吃之流歟。白吃者與白吃者爭。孟子曰：人將相食，又曰：率獸食人。此之謂歟。此其時歟。如果所爭之焦點，純在「白吃與白吃」，而所爭之人，亦純為「白吃之人與白吃之人」，則「白吃者終必勝，白吃者終必敗」。則「息爭」即在目前。如其不然，以「白吃」為招牌，迨事將成，仍以「白吃」為歸宿。我不知爭至何時始止也。吁！可畏也。

欽州

中華民國捌拾陸年陸月貳叁日





814

5310

T4.2

814

5310

T4.2

心文

登記號數

5310

類碼

814

卷數

T4.2

備註

不出借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33233